再生緣全傳

再生緣全傳卷之十六

詩曰

雨露恩濃賜酒觴　便因沉醉失疎虞
三年玉帶為朝宰　一旦香勾現女郎
槐鼎早承高密衮　梅花新試壽陽粧
幾番卸却衣冠後　寶炬雲屏入洞房

仲春十八景初融　海上韶光景不同　嫩柳綠添隄水碧　寒花未發照階紅　一声声鶯啼曉院催殘夢　一對對蝶舞閑庭趁午風　撚指算節令方交圓月夜　轉眼看時光又屆禁烟中　研旧墨罷談人世

菜枯事　展新篇　再續書間上下衰　十五旣完登十
六　前文表過後文通　間情別緒都收拾　講的是
皇甫娘娘出正宮
話說皇甫娘娘坐等三天不見胡庭聖駕心中一惱竟
向萬壽宮而來
娘娘坐輦出昭陽　着了惱　不管龍胎短與長　影沉
沉　日月高懸宮扇動　花簇簇　雲霞亂動綵旂揚
前边是　錦袍監使排儀仗　这边是　翠袖嫦娥捧御
香　一到上宮停了輦　皇后就　立傳通報老娘娘
呢當值宮官何在可报太后娘娘得知說本宮面恭聖

駕

一指飛傳蒼應高　內宮忙向䃈边跪　双屈膝　半彎腰　跪近前來奏事苗

啟太后娘娘得知有中宮面奈圣駕已任輦候宣了

太后聞言吃一京　不覺在　益龍榻上便抬身　微驚步　半含顏　一壁傳宣一壁云

呀怎昭陽后親自來了宮官們快請　領旨

一声叫請急如飛　皇前娘七下了輦　宮女等　簇定東西双柄扇　內宮們　分開左右几層旂　擺緊七跕齊七　伺候中宮不敢移　國母入簾登了殿　一看

莊

見　慈禧太后急相趨　容顏慘　意迷離　三舉鸞續
跪倒軀
　阿太后娘娘在上臣媳請安
國母言完拜下來　手指着　鸞銷双袖跪塵埃　上宮
太后慌忙挽　心疼得　又是欣來又是哀
　阿呀皇媳婦不保重着身子罷又出來做甚麽
早旦諸妃已代臨　說道是　娘娘差遣請安來　這般
美貌賢良了又何消　自己親來這一巡
　咳皇媳婦快々平身宮娥們過來看坐這是什麽要緊
又要勞動着腹內孫々

太后言完一把扶　娘娘起立不遲俄　低粉面　嫩青
蛾　鸞袖双垂慘悄呼
阿上宫圣母恕臣媳久不向參
只為兒胎累着身　蒙圣母　恩容調理在宮門　疎問
候　久趋承　臣媳真上抱罪深　今日荼身來拜見
為的是　一參圣母二求恩
阿太后娘娘呀救臣媳滿門一救
國母言完淚下來　拋鴦袖　花容半掩跪塵埃　含痛
切　忍悲哀　頓首連七不起來　太后一覩心大駭
側耒待　又憐又惜又京上

呀怎了怎了莫不是官家有什麼難爲皇親麼
媳婦平身坐下言說有那　滔天大事我當就　休氣惱
忽悲酸　快把情由據直談
阿宮女們過來帮着我換々皇娘
太后時間着了忙　眾彩女　如飛進步搀娘娘　中宮
方始身抬起　路飄雲　擺過盤龍椅一張
阿娘々請坐保重龍胎免得教太后心疼憂慮着腹中
殿下了
昭陽皇后應聲然　先謝了　皇后娘々坐榻前　纔將
自家歸坐位　把那些　前情往事一齊言

話說皇甫后面叅太后就把那天子相聯的情節種々
盤查內監舫只詞從頭至尾細細言明自始而終般般
奏曰

訴說情由立起身　又悲又憤又含嗔　招翠袖　敷湘
裙　立近龍床叫一声
啊呀太后娘娘呀丞明詳察

当朝丞相酈明堂　現放着　理寔情眞認過娘　圣上
私心加愛護　反說是　擅談廷宰罪非常　傳諭
禁朝綱　不許人言作女郎　制得外邊無了說　自己
倒　輕々下手要偷香

阿呀太后娘上呀不是臣媳这等想于皇上这件事也
定不公明
已知他是少華妻　还要在　御苑留眠戲美伊　酈相
若然無節烈　那日倒　天香館內失身軀　果如下了
偷香手　圣母想　君奪臣妻是也非
吆这是已过去的事情不消多講了至于近日皇上竟
越發絶情了
自已留情貞麗君　倒把那　冒名女子賜完姻　假明
一月借花燭　急得了　臣媳同胞疾病生　日夜發燒
难以退　胸懷鬱結不能伸　只因欲眼如星火　逼得

他　愁苦交加命待傾

咳了母是知道的爹娘只產得一双姊弟

女長華來子少華　一歸宮内一于家　真正是　傳流

香火全靠彼　真正是　孝養擔當尽靠他　如若有些

差失處　臣媳的　爹娘怎樣過年華

咳太后娘々呀如今臣媳的胞弟是只看事情成敗以

決性命存亡了

若果成全病亦安　知其不就命俱難　因而臣母心慌

乱　前日裡　親人昭陽走這番

咳臣媳真々痴呆了只道說做了太后娘々的媳婦當

今皇上的中宮就要爲同胞娶个弟婦是可以主張的了

竟催母去謝同胞　答應說　重担千斤我獨挑　那虧君王多決絕　給了个　不能覿面整三朝

阿呀々聖母娘々呀可憐臣媳是這三天的呆等就猜如身坐針氊

盼到天明又到昏　呆々痴等意如焚　前日說　西宮臨幸嬪妃輩　非背去　國正匆忙亦理勸　望々今朝仍不見　聖母看　目將又近末時辰　咳臣媳也悲忿極了

三天不見得君王　着了急　意欲心中自主張

回想禮儀分内外　難停那　保和郡相見昭陽　無
計策　沒商量　愁苦萬千不可當　實在萬分情急了
只得求　拜求太后我娘ヒ
阿圣母娘ヒ阿臣媳是又不能自家作主又不能面見
朝廷
左亦难求右亦难　眼見得　双親絶代赴黄泉　進前
退後無門路　猛然的　想到慈幃太后边
阿喲莫ヒ奇怪阿臣媳初時已弄得沒了主意也不知
天地無怜也不知亦是鬼神差先指引我這条頭路忽
然間想起圣母娘娘

切思臣媳進上春宮 蒙太后 侍者親生當主同 侍奉
不過俱見怨 晨昏失禮尽相容 慈愛五 丞恩隆
如若哀求定必從 必內思量愼婉辭 臣媳就 直趨
萬壽出中宮
阿太后娘乜呀伏乞慈恩憐念
如今皇上縱情腸 臣媳起 見彰匪危没力帮 丞母
若然心肯惻 俯道旨 去宣丞相酈明堂 只言寫甚
經和卷 他聞得 太后飛宣到此方 一但之時先潤
筆 賜了座 竟須御酒兩三杯
阿丞母娘乜呀開得那丞相想不辭之罪送三杯潤筆

酒也難醉他不來

前有夷拜貢使臣　獻到了　百瓶新酒是奇珍　色如琥珀珊瑚艷　香似蘭心桂味清　釀用崑崙仙草實　名呼沉醉玉紅春　起初時　甘甜到口非難吃　次後來　酒性行開竟不輕　一任如何擒海量　也難滿飲第三杯

阿聖母呀这玉紅春這箇的利害臣媳已試飲過一回那天獻到就開封　皇上把　妃子諸人召進宮　方便酒筵排几桌　賞他們　均勻各吃兩金鍾　內中有个溫妃子　他的那　平素之間量最弘　臣媳因其能吃

酒 又叫伊 加添一盞飲三鍾

阿聖母呀那曉得這玉紅香麥的酒性是先軟而後剛

到後來 面紅力軟休如癱 有几个 眉低目倦凭筵

上 有几个 東倒西歪靠案边 臣媳急叫移了席

叫那些 隨身彩女各扶还 他們竟係昏迷樣 也不

辭去也不言 只有溫妃伊更醉 索性是 横身倒在

正宮間 將扶不起朦亡狀 呼喚無声儼亡然 皇上

看他親自挽 心疼得 貴妃叫過萬千番 那時臣媳

都慌了 就將他 抬到昭陽西首眠

阿聖母呀那溫妃子是不醉的好量所以臣媳加他一

杯那曉得這玉紅酒果然利害他才飲到兩杯半就醉得那樣昏迷了
次朝醒後尚糊塗　不記得　飲酒之間是若何　餘者嬪妃挨了去　也俱昏　連衣睡到早辰蘇　因而試過都認驗　正好把　此酒拿來灌你和
阿太后娘匕呀那鄉亞相總然好量也不過比溫地喀略高些罷了
滿匕三杯飲於伊　管叫片刻亦如泥　那時扶到何方殿　等待他　睡倒身子就脫靴　驗是得知男共女放心也曉是和非　若然終日糊塗着　這件是　怎樣

分明莫釋疑
　阿聖母娘娘呀　所以臣媳拜求作主
保抑如若是敘褚　就愍我　太后仁慈賜畢姻　臣媳
同胞能濟命　便覓做　天恩救了合家門　倘然鄉相
原男子　這个是　胞弟存亡沒話云　京動慈顏該萬
死　求聖母　早御懿旨早施行　娘娘言乞垂珠泪
詞把个　太后聞所吃一京
　神說是太后一聞得這些前後的情節併中宮后拜懇
得意忽不覺得又是京疑又是恰
太后時聞所細訴　倒不覺　京京駭駭動容光　心展

將口称揚 一展慈眉拍御床

阿唷奇哉奇哉那鄭丞相是我的救命恩人呀怎應他

就是小皇親的原配

这亦真乜大怪哉 难道有 閨門弱質拜三台 父爲

同殿平班論 夫作門生小輩排 又是这 絶世無双

高品格 又是这 扶天捧日好能才 何期孟相龍圖

府 竟生出 如此聰明女子來

咳究竟我老年之人有些眼力當初就說與官家

我道詞林鄭狀元 如何这樣美容顏 莫非是个裙釵

女 故長得 閉月羞花若此妍 當日官家还好笑

倒回說　他今現贅相衙間　如其君王非男子　兩个紅顏怎合歡　不料公然猜着了　鄭丞相　本來面貌自娉婷

咳昏皇帝他既然認眞母親自然是忠孝王的原配了如何不究鄭明堂　反在朝前一力邪　這点偏私還罷了　怎又起　偷香竊玉邪心腸　眞荒亂　寔荒唐年少爲君敗大綱　如若保和從了命　你的是　醜名豈不玷先皇

咳不該呀不該這般邪裡爲君的正道

律上猶還禁庶民　不許娶　有夫婦女結婚姻　如何

這等無分曉　自己倒　屈意功臣原配人　幸虧得
國后賢良能耐慎　幸虧得　皇親中又肯甘心　若然
遇着强艮者　只怕你　錦繡江山做不成
阿皇媳婦罷了罷你亦不須氣惱這原是官家的習慣
了　稱爲皇親
猶喜私情尚未全　鄭丞相　不會同搨在花園　中宮
你自兵艮者　可休提　君辱臣憂事一端　這句話兒
關係重　當不得　新聞等類好相傳　非但你　同胞
手足無光彩　就是我　在位官家也抱慚　果若傳揚
中外曉　教朝廷　怎生執掌錦江山

咳大料不爲顧皇家的不消我多言囑附了

如今不欲召明堂　這件事　容易調停容易商　就便

外臣難入内　傳了我　此宮懿旨也無妨　休氣惱

勿憂傷　尔弟婚姻我主張　皇媳若然心要緊　此刻

就　遣差内侍去宣將

阿昭陽后倒不消說要他寫什麼經登竟道我望孫已

心切故召鄰相画一尊送子觀音罷

前日淸閒我就思　暮年人　如今正値弄孫時　可嘉

已有龍胎子　就只是　孫女孫男尚未知　素信觀音

那有應　我欲把　心香一鼎拜求之

阿王娘婦本月十九日是觀音得道辰時呀我要赶着
那一天懸掛
近日偏偏又善忘　主意是　心中原要召明堂　保和
鄰相才容好　他的那　畫發精奇也少双
呀正是去歲官家命他畫了十二扇的山水圖屏皇娘
婦你可曾看見麽
朝廳因我喜觀圖　差遣那　內侍拿來看見過　淡着
丹青無俗氣　微添水墨有功夫　遠處是　幾層山影
靑加黛　近處是　一片波光碧似羅　更及那　負斧
樵人穿亂樹　更及那　投竿釣叟應叢蘆　畫得來

筆底水色生成樣　畫得來　鳥衆人形長就模　十二
圓屏多少景　竟可美　天真妙法古今無　因而我意
擬尊佛　此要叫　年少賢才酈保和
阿皇媳婦此刻竟說要描大士召他進宮便了
一到之時且略停　就叫他　淡施水墨畫觀音　若然
先賞明堂酒　這倒好　裝濃菩提欠至誠　不着丹青
描得快　一任宮娥念假真　如是男人無用說　若還
女子有調停　等待伊　畫完再賜宝紅春　那時醉後
扶歸寢　官家就便存志念　都在我　太后婆匕作主
婚　少不得　先令麗君便了服　少不得后傳懿旨賜

成親　中宮不自寬心懷　鄙保和　如果裙釵我主成
太后說完依允語　喜壞了　母儀天下女中尊　頃
刻間　于聖怒色眉边退　登時裡　兩片歡容臉上生
欠着柳腰垂着袖　站立在　盤龍椅畔應連聲
是是是聖母的天恩臣媳合門殺身難報
至于君上奪臣妻　這句話　太后之前敢敢提　若說
傳揚中外曉　臣媳也　雖痴不到這般愚
阿聖母放心臣媳若要傳揚倒烈匕烘匕的明做了
當時一曉這些端　何妨竟　坐出金鑾大殿間　撞起
鐘來敲重鼓　會齊了　全朝文武衆官員　談正理

請公言　論上君王然不然　再把明堂拿下了　帶進

來　脫靴念上女和男　他如委果爲欽女　就將伊

賜與同胞大事完　若此行爲和不妙　倒反要　呆上

等只二三天　皆因臣媳全君德　不肯把　皇上聲名

一旦捐　今日故來求太后　咸天恩　依從作主已非

凡

虧聖母一聲金諾眼見可救得同胞这樣的天高地厚

的慈恩難道不再行謝上呀也罷此刻太后在龍床上

坐着不便行禮待等事情停妥了再與父親母同胞弟

弟媳婦一齊向聖母娘娘叩謝便了

皇后言完笑滿腮　性兒急　就催立刻召三台　上宮
太后称容易　一回頭　叫過排班內監來
吩嘗值的宮宵步端不到內閣中走遭若見了鄺丞相
还在那边理可傳諭道太后娘娘有命召保和鄺丞相
即刻進宮只為久知丽法精明要描一尊水墨觀音大
士聖像他若猜疑有詐可請一道勅命金牌去便了
領旨　內宮答應走如風　忙架金牌名字公　去多時
即來覆奏　俯伏在　珍珠簾下叩重重
啟太后娘娘得知奉金牌傳請鄺丞相只因有病这几
日不進閣中

他已前番奏過道　准給了　十天甚病免道朝　如今
不進衙門內　只等着　愈後方來理事條　奴婢慌忙
相打聽　說道是　保和十五假推病　奏與太后娘々
聽　看起來　只好遲延慢計較　內侍奏完垂手站
昭陽后、娥眉一皺怒容高
叵宮官尔可自未曾到閣先已奏了皇爺受了萬歲的
可嘆假說那添想害病麼本宮不信尔再去請金牌召來
凌瑞宮宮着了忙　叩頭說　保和是不進朝中　娘々
如若難憑信　另遣个　的當之人去召將　太后聞听
微點首　就把那　慈眉半皺叫昭陽

阿昭陽后這夜內監就是我的親信宫官倒不會得欺
瞞詭詐的
想必明堂告假真　因此上　官家國政暫調停　旣言
十五來消假　倒不須　又請金牌走这巡　皇后閣所
必悶悶　頓頓脈　驚納一歛坐西窗　桃面淡　柳眉
頻　復又抬身近榻云
阿唷聖母娘娘呀臣娘同胞病重事不宜遲耐等三天
已是憂煎極了
如今郎相又其然　怎麼樣　候這退七七八天　等得
明堂消假日　臣弟倒　已是悲傷命难全　这樁事件

如何好　我只得　再肯仁慈聖母憐
阿太后娘々呀再求作主諒臣一点哀求
胞弟是危等信音　寔在是　萬难躭閣萬难停　明堂
雖則今称病　他不過　惧怕風波避难人　如若竟差
飛馬召　鄺丞相　拖然扶病也趋庭　伏祈聖母傳懿
旨　請一請　萬歲皇爺御駕臨　先把始終詳細述
再求聖上降綸音　保和若听朝廷召　諒他亦　不敢
推辞來面君　太后那時宣入內　就了結　脫靴念着
一椿情　若还遲慢遭凶變　臣媳的　弟死何須要鄺
君

阿太后娘娘呀可遣个內官請駕
中宫言乞皺蛾眉 纏住了 聖母娘娘只是催 太后
因他懷着孕 陪笑臉 一聲應諾就依隨
阿凌內監鄰丞相倒不須召了尔去把萬歲爺請了進
來
君然問尔為何緣 就說是 太后娘娘有話言 別着
事情休亂講 也莫提 昭陽現在我宫中 內宫應命
称遵旨 退几步 立刻飛身去請鑾 皇后遂于傍首
整頓首 鸞鳳衚接天顔 慢談萬壽宫中事
且把那 年少君王表一番

話說元天子雖則安心躲避那也原看那些本章之事
匆忙这几日因鄺丞相告了假那兼管保和殿的梁孟
二相竟一件件办理不清
雖是双双久在朝　他們的　才情那及保和高　素常
有了疑難事　还要去　請問明堂怎處調　近日派將
兼管務　丟得個　手忙脚乱好勤勞　文書推疊千餘
卷　奏本紛紛百十條　梁閣在　委决不開心大乱
孟龍圖　調停从安意深焦　齊議論　其推敲　面面
相覷沒計較　猶恐自家差悞了　把那些　疑難奏上
赭黃袍

話說元天子所以十分忙亂竟堆下了千〻萬〻的本章遂作〻的事請旨施行再不見梁孟二公裁决一〻本龍心不覺大愁煩　沒奈何　自巳調停自巳觀　看了看　本〻皆須親定奪　想了想　椿〻偏又盡疑難厭起來．一揮朱筆批該部　怒起來　三擊龍書挺御冠　罵几句　梁孟二臣無用相　歎几聲　保和學士小能員　龍意惱　圣心煩　分發匆〻不暫閒　閱過又批〻又閱　那本章　案頭猶似積如山　皇爺急得方生氣　走出个．麥瑞宮官跪請鑾

啟萬歲爺得知太后娘〻有請

朝廷見說一抬頭　問了聲太后相邀爲何因　內侍

應聲言何話　元主聽　立呼擺駕不遲留

阿宮官看便駕過來到萬壽宮中　直見太后

一聲傳旨聽烘然　忙壞了伺候宮娥與內官　這几

句　日月平分開寶扇　那几个　蛞乱舞慶云旛

排隊々列班々　跪伏屛階請上座　元帝成宗離了座

、身登着　双輪便輦跳迎前　只因天性多仁孝　一

听見　太后來邀不敢延　凌瑞內官飛轉步　他先到

珍珠簾內報隨鑾

啟太后娘々萬歲爺聖駕到了

一聲通報不遲挨 太后母 跨下龍床依也抬 身甫
娘々喚又笑 到只得 端然迎出上宮來 鳴玉佩
响牙牌 風披長裙不露鞋 一々到珍珠[illegible] 綉下
了 雕龍刻鳳九層階 但見那 速々傳呼聖駕臨
來 衣擺隊入重門 前边是 彩旛飄動云霞影 后边
是 宮扇分開日月形 一對々 紫袍耶齊引道 一
雙々 綉衣內監共扶輪 鑾駕進 宮車停 一班鑾駕
花翠帽君 國母娘々開鳳眼 一見了 朝廷金面喜
逐顏 容憔淡 意凄滿 悲忿填胸淚欲傾 耐着愁
來含着恨 沒奈何 三拾鳥袖跪相迎

阿吾皇萬歲臣妾昭陽后迎鑾

天子開呼眼一觀　看見了　中宮皇后伏車前三　天

暌違重相見　倒不覺　暗暗淒然又駭然

阿呀奇哉怎麽中宮后也都在此

想必迷糊不得遂　沒了法　自尋門路出中宮　相同

聖母商量就　假說是　太后娘娘請朕躬　故此預先

先等候　要把那　前情后話大追窮　寡人一要無分

曉　反落在　皇后那昭陽圈套中

阿呀罷了既已進宮也沒有退回之禮

且見慈容而作商　看他把　如何說話講綱常　寡人

做着當今帝　難道怕　皇甫中宮用了强　再者遊園情一節　諒來已　盤查內監聽據祥　少停如若相提起　朕將也　不必瞞來不必藏　雖則情虛和理短只須口快與言强　休惧怯　莫彷徨　但把威儀做个剛

阿嚕是呀連這几天的躲避昭陽也可以不必了

皇爺想罷放開心　隨即就　跳下象牙假么京　試呼御妻体施接　忙呼吳后快平身　輕顰見　半含嗔扶住聯鸞李印人

阿嚕娘娘不怎底又出來行動

須上安居宜極該　甚要緊　今朝又到上宮來　乘便

蠢　走高堦　豈不傷了腹內胎　如此疎防和忽略

若有甚　一差二錯怎安排

咳這也怪見不得原是一个做將軍的人如何耐得過

這様愁眠悶坐

然而今后莫迎鑾　似这等　北門三条腰必酸　丈婦

之間拘束甚　你可把　君臣兩字放傍边

呀三兩天不見怎庅就覺御妻消瘦了些匕

莫因有甚不安康　朕看你　消瘦全非但面庞　「胎孕

在身該保重　休得又　自家疎忽惹災殃

阿瑶答們遞承扶着娘乚緩乚的上階入內

皇爺言乞半含愁　拉乚手　自已方總進裡边　兩个

廝容愀悶過　攙扶着　中宮國母歎香鉤　娘乚所了

君王語　不覺被　一陣淵存怒氣收

話說皇甫后初時的主意原欲要搶撞几句此刻見朝

廷着實的一番撫慰倒不好變起臉來

只得相隨進裡边　任憑着　慈悲太后怎生言　朝廷

跨入宮門內　就對了　聖母之前一揖來

阿母后娘乚金安不知呼喚兒來有什麼分付

太后聞听点頭云　官家你　消停坐下慢談心　皇爺

欠体郭声是　隨卽把　龍椅拉匕擺列横　望母抬頭

覷帝主　倒不覺　又怜又怒又心疼　难發怒　怕言

明　几度將提復住声　天子一覌如此狀　流[illegible]的

阿　臉舉袖問殷勤

呀奇了母后有甚麼事情爲甚的欲言不語

兒蒙撫長得爲主　眞正事　養育深恩难補償　有所

欲時分付下　再說了　無知敢逆老娘匕　休[illegible]轉

勿低昂　母子之間說不妨　就使萬分难処事　再不

得　要教太后遂心腸

阿　母后娘匕有言明示

君王說着久寵軀　又把那交椅拉上些近些　太后
耐閒心到軟　不忍將重言責備發威儀　容惱已
意遲上　良久淒然一回吁
吁官家阿我做了一个太后用的是錦衣玉食住的是
鳳閣龍樓還要怎麼稱心還要怎麼如意
今日若人萬你臨　並不為　有如所欲要你心　這般
富貴還非足　教那些　士庶之家怎做人　老母相邀
非別意　听得你　近來朝內出新聞　疎正道　下偏
心　拿着功臣看得輕　故請官家來問上　難道要
不為明主做昏君

阿官家呀你豈不想迻當今的世界還是大宋的乾坤

主上昏迷政不良　尔祖方興蒙古部　起雄兵　旌旗

大舉滅南邦　恭宋帝　遭擒死在流沙地　端宗帝

被逼崩于嶺外方　留下幼君誰獨立　陸秀夫　抱頭

大海也身亡　那時宋世家邦尽　尔的祖　一統江山

做了皇

咳也只爲宋君無道不用賢臣天命歸完我朝吞併

尔祖英明得受禪　真正是　聘賢下士理恩寬　封爵

祿　賜袍玉帶酧文武　賞功勳　鐵券金牌贈武官

廿五年來崩了駕　把這様　太平天下授孫男

咳官家呀官家尔身家九五也該學祖的爲君
才做朝廷永久常　就听了　奸臣誑奏害忠良　亲尉
皇甫門中好　他的那　虎彪佳見勦外邦　全不怨
主上絶情拿眷属　全不怨　皇家無道信投降　一双
姊弟興兵出　側替你　平了朝鮮內外邦
咳君王呀尔不要不如好歹這現在的天下就算是皇
甫門中保全的了
不惟不等享昇平　还安了　皇親陰灵一片心　如此
功臣和國士　我只說　官家諒必不相輕　何期半點
無分曉　竟在外　难爲忠良皇甫門

阿官家我且問你那酈丞相既與真容相像又認過了
他的母親道明明是忠孝王的正妃了還有什麼狐疑
不决
一接東平那本章　官家你　就該究問酈明堂　先寬
了　改粧男子欺君罪　再查他　瞞昧夫家認母詳
酈相若然承認是　好乜的　賜與國白正應當　這一
來　豈非做了英明主　這一來　又算酬來忠孝王
兩處兩全何不妙　尔怎麼　偏心獨把宗和邪
咳這也罷了或者不信他是个女子所以怪大衆傳謠
自已原何却又疑　差內監　詐称議政去宣伊　騙得

鄜相明堂至　上林園　这馬遊春兩並騎　这亦常情
原不碍　就这是　不該留在館中居
阿君王呀不好生的不避嫌疑既然有忠孝王上本一
端不該相留同宿
緣何用話又私挑　稱賛他　美麗渾如女子姣　說過
就留同榻睡　豈非尔　偷香窃玉有心苗
咳官家呀不难道明知是國旧的原配还要起了这樣
私心么也真乜荒唐極的了
那有爲君忒不公　竟要與皇親命婦兩私通　就拚
將　自家斷送唐堯德　也負那　臣下辛勤血戰功

理上算來行不去　心中想着亦難容　官家尔若真如
此　大坏了　英武仁明祖父功
阿君王呀尔想上萬一酈丞相果是麗君被尔欽留宿
了这件事傳將出去可是个光大的美名
謾說皇親不肯平　就便是合朝文武也覌輕　堂上
一統山河主　怎么倒君奪臣妻起色心　猶幸未曾
同過寢　不然竟无私有與大傷心　而今此事休提
了　諒尔也一念之差懊悔深　但是云南來者女　如
何又　生已立過親王配
既若事別人呢他也將錯就錯的成了親了然而這位

國舅是做義夫的呀他豈肯就娶冒名女子

你限成婚一月間 逼得他 如今臥病十餘天 难以愈 不能安 一息淹七命待捐 休說他 建立功軍真將帥 休說是 扶持社稷大英賢 他況且 中宮皇后同胞弟 他況且 國丈亭山獨眷男 若有三長和兩短 教他家 斷門絕落意何安

阿香王呀因而昭陽后親來告訴我要救他的胞弟少華

爲今之計沒良圖 只有个 試七明堂酈保和 是男是女都道了 也免得 大家疑惑與猜摩

咳官家阿所以老母適才相召來

意欲宣來辦件情 教明堂 淡描水墨一觀音 懷抱子 足登云 義取今年我覓孫 待彼圖完賞酒覓賜他 三杯沉醉玉紅春 聞听此酒多靈驗 鄭保和一飲之間定必醺 醉後換扶臨便殿 把他的双靴脱下驗虛真 脚大時 也知鄭相原男子 脚小時 就曉明堂是女人 果若中宮親弟婦 賜與了東平王子大家享

呀那知道一面金牌出去他已十天告假在家

內侍回來復我言 說道是 保和有疾免朝參 病除

儇淌方趣閒　若要宜將十五宜　我想明宣照只樣
只怕他　避入纏繞故其然　官家尒若言聲名　鄭丞
相　扶病勉膽也上前
阿君皇呼皇媳婦要救同胞不能仍衙尒可差个內侍
就去召了鄭丞相進來
太后言完就裡苗　元天子　又羞又怒暗相交　頃刻
間　紅飛兩頰桃花瓣　登時裡　翠壓双眉柳葉梢
龍椅一推微冷笑　勒了勒　赭黃袍袖發声高
阿唷匕了不得了匕不得只是昭陽后告訴聖母的言
詞麼真乜好笑

朕躬雖則乍爲君　難道這　倫理綱常都不聞　當日偏昕八誑奏　也无非　一時之錯惧疑心　比如職物投清水　清水何能徹底清　至若明君逢佞党　也不得　明君也有一朝昏　前面信實投降者　現放着大胆奸臣劉捷們　過后事情分剖了　朕何曾　相干老少二皇親

阿哨真亡好笑昭陽后呀　這是尔等胞弟自已荒唐呀

怎庇道以爲家人不是

前上陳情那本章　朕只道　已經訪得十分詳　因而一覽盈時準　並未曾　不肯專心作主張

呀那曉得尔的胞弟糊塗又不曾學个着實的遜讓又不曾察个分明倚着狂妄的性兒就冒認着老師爲原聘

那日明堂一進朝　朕就把　表章取出與他瞧　何期原本真男子　只一看　太後雷霆不可消

阿唷那鄺保和好不決烈　一看了　國舅的奏章竟嗚嗚對半撕開

扯碎奏章方自完　端立在　金鑾殿上發威嚴　說尔弟　戲師誑聖真狂妄　說尔弟　倚勢胡行大不堪

他的那　班正情公人難對　他的那　声高色厲衆難

言　其時國舅心慌了　倒只得　待罪朝前扣首連

阿昭陽后你想一个做門生冒認老師爲妻那还了得

保和送覓看人情　他所以　將就些兒恩了頭　酈相

君然擡下臉　那怕你　正宮胞姊皇親

咳中宮呀中宮你抑道家不懂朝廷的大体說是那酈

丞相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統官僚掌風化的廷臣呼

如何可以輕易得罪他前者他若認其真來兆扯過忠

孝王來打一頓牙笏賜一頓匹夫那一个是門生戲夫

老師該打該罵的呀休說是老皇親求不得一声就是

朕躬也劝不得一句

保抑姨要絕情腸　索性道　兩罪該歸忠孝王　他若
說　誑奏朝廷宜緩急　朕只得　要拿國舅下監房
他若說　戲于天子當隨斷　朕只得　立綁皇親上法
場　这是不能偏護者　你的弟　所爲定在太荒唐
幸有鄜相留仁恕　看着点　同殿之臣不忍傷　彼既
寬容過去　寡人是　心中原欲放恩光　因而略已
加嗔責　外貌莊而內意帮　如此謂停公道了　怎么
竟　还言朕護鄜明堂
阿御妻呀難道教朕躬反坐鄜丞相　起來不成說他數
落了皇后同胞得罪了朝廷國舅

这亦难于説出來　只好是　暗中帮襯在心懷　若然竟護昭陽背　教那些　文武私談也不該　再者遊園情一節　寡人要　对天立誓問究哉

阿中宮后朕不過愛那酈丞相少年才貌办事精明及亦胆子朝廷佈仁恩于天下

朕躬幾此甚怜伊　較之那　梁孟諸臣厚待些　他児且　提拔尓家運際遇　他児且　怕違太后萬金身別樁功績权休講　醫好了　聖母娘〻太事奇

咳朕躬的这位母后不比得享現成富貴的太后娘〻先皇守義就歸天　朕还是　幼小無知四歲男　聖母

勤劳相撫養 今日裡 方能朋依坐龍庭一 真似海

德如山 侍奉犹嫌報不忘 前者險些驚死朕 太后

竟一場大病勢隆止

咳千亏万亏亡了一个保和丞相

那時誰爲解君憂 鄧明堂 他竟公然独出頭 一劑

灵丹吞下去 太后就 身離依從病根休

阿唷真乜可喜 那鄧保和竟治好了圣母外乜病

这件功劳深不深 难道非 皇家救命一恩人 朕躬

念了他如此 怎么不 分外加些爱与疼 那自相宜

遊上苑 也無非 一時高興散心情 至于燭召明堂

者　只爲伊　年少風流是妙人
阿御妻比如你們是婦道之家見了同宮中一个有才
又有貌的名媛少不得也要相憐也要愛縱男女是一
理的呀難道朕就沒点兒情義
況且明堂本是男　君臣就　相親相就有何干　那天
召入來遊苑　止不過　做乜時來尽尽歡　到晚已經
明月上　朕自然　欲留便在館中眠
阿咱真乜可笑那上林園虽云內地原是群臣宴会之
所呀
皇祖当年每敬心　就召那　意中所善一班臣（　文官

等 題詩献賦爭誇巧 武戒門 射箭拉弓各显能

朕亦侍于皇祖側 看諸人 領筵聽講乱紛紛 何曾

不 酒闌席散方才出 何曾不 館裡樓頭到處行

朕叫明堂眠一夜 这件事 怎生就当大新聞

阿哈真乜奇絕了依这等論将起來那漢光武与嚴光

共臥也是个君尊臣妻了請問声圣母这庅是太后的

言詞呢这还是中官的說話

天子言完一皺眉 挺了挺 双龍翠帽稱威 上宮

太后心慌乱 忙乜的 答應連声把話言

阿呀官家惱什庅你没有私心就罷了

料你身為一代皇　也不肯　這般作事敗綱常　既無
傍玉偷香念　君臣們　共攜眠眠原未妨
阿阜媳婦你也沒有什麼他不過是試上鄭丞相念一
个男女分明自巳不便相宜他故到上宮來拜求老母
君奪臣妻是我言　无非說　恐防外面這般言　官家
不必生嗔了　你既然　沒有偏私誰敢傳
阿君王呀趁着日影兒还在吊上的差个內臣去羅
太后言完陪笑臉　氣坏了　傍边皇后一中宮　肖生
醉　面通紅　冷晒開言叫九重
阿請問陛下臣妾的胞弟呢他打听得鄭丞相巳經認

過父母了所以上本章求皇上賜婚的那保和李士呢他亦过借门支吾說什么医家有割股之心故此将錯就錯的了又不曾细問情形又不曾脫靴驗看陛下何以見得酈丞相是真正男子何以見得少華是冒認老師

臣妾愚蒙詰不明　倒要求　君三講七內中情　再兼卿若无私念　爲什么　瞒得些陽了不問

恃陛下呀我皇甫長華岂当不得至上夏佐也叨蒙國恩立了中宫

一識将交是罗華　揺然死得亦无差　就便說　恩人

不足言朝政　少不得　此事千違臣妾家　陛下緣何
相隱瞞　瞞着我　絕情絕義把成加
阿誰問　万歲爺為什麼当初先后在時他的胞弟謀婚
請命陛下就立時作主拿着我孟鄰君弟婦呢欽賜完
姻如今臣妾的同胞求恩賜配皇上也該作主張了才
是怎麼倒不惟不肯為頭还主他个欺圣戲亦弄的罪
名
这樣調停与処分　陛下倒　危心想乜可公明　歪盤
題　殯天先后同胞弟　少華是　在位中宮共母人
為什麼　兩个皇家分彼此　為什麼　一般國舅另看

承　当初既　圖謀姻眷非無礼　如今怎　戲弄師尊
棄敗倫　臣妾不明其内故　求陛下　今朝將此也去
云
阿歹歩爷臣不知呢竟兩三月的相瞞过去臣妾已曉
呢又整几日的不進湯腸
可怜孫等这三天　竟要想　一見龍顏万〻難　陛下
若然死别意　何必得　連日迴避旧时瞞　圣心自已
評〻看　这道理　还算公來还算偏　皇后娘〻言到
此　元天子　理亏森性發威庚
好胆陽后尔竟抵敵起朕來了我大元朝沒有犯君的

皇后
若說緣何見得真　這件事　豈難決斷豈難分　不要
講　詳情就理須明白　就算是　辨色觀風也曉聞
酈相當時撕本際　他何曾　一些靦怯有心驚　微冷
笑　半含嗔　言語剛明有重輕　不但行爲非女子
他況且　現今招贅在梁門
阿嘀中宮后那酈丞相若非是男子難道那梁鑑的女
兒做了兩三年夫妻竟一些兒不知情嘆
伊改如其動了疑　再沒有　文華梁相不知机　那天
實証明當日　他還替　子婿當朝辨是非　推理詳情

而一想　这件事　豈难决难实相虚

阿御妻尔既一朕搬国用两样看承么这又言之差矣

他若把　家中舟札献观瞻　内云奎璧争袍際　原本

也　射柳穿楊不过三　只為子孟門兆道理　伊恭承

督合現任許芝田　故而寫札來通报　要朝廷　欽賜

完成此段緣

阿中宫启那时節相去一萬里朕那裡得知你們在云

南做的事情

只道來言果不差　就賜了　詔書一道賜刘家　后聞

奎璧兆无法　朕何當　本意之中要救他

阿哨真乜可笑阿尔嫉弟上了連名的血本朕就把刘
門中男女收監
到后皇姨熱玉來　也是尔　父亲求救币金階　寡人
原不寬王法　已教那　監斬行形等午脚　国丈再三
相拜扆　朕夠才　一声命下把恩開　其府尔亦同帮
襯　娶来将　刘提夫妻孩兒次　故此寡人方准奏
罪生了　陰謀奎璧一肅才　今朝提起從前事　倒反
說　朕有偏私兩樣怀
阿哨真乜奇絕了寡人是不論親疎的呀有功的賞有
罪的罰至于那刘奎璧是尔自家要積陰功的德行看

先后面上要給他一个金匾
寡人故此始從寬　就賜他　自縊而亡死在監　只是
御妻存善念　怎么倒　今朝反說朕躬偏　真好笑
究奇然．復后皆前会得言　至若東平君上本　何曾
不　寡人心內要週全　明堂实在原非妄．怎教朕
硬配婚姻女配男
阿嬌昭陽后不以爲朕躬從中要取事因而不賜配明
堂与国舅成親么
這亦真乜大是亂　少不得　也相想乜再猜疑　朕躬
却若懷私念　怎么肯　誰倒花園又放伊　当下明堂

他欲走．何妨竟 傳阿丙臨提回其 加究問 發威

夜 不肯言財就脫 險得令明真孩子 兵晉俯

現成床榻正堪居 難道怕 保和孝士勝云走 難道

怕 鄺相明堂擇翅飛 共了床來同了榻 那才叫

身為君上奪臣妻

假然而這須尋情也算不得什麼怪異

歷代由來千萬年 何曾沒 几朝天子犯其端 不要

說 太平皇帝而加此 就便是 創國人君也這般

從古至今多得緊 待朕躬 搜尋而你略說七

阿御妻那些俯 不是一代君王麼

他还非是奪臣妻 調戲唯畔父爱姬 忘国雖然皆為
色 倒做了 風流天子古今提
晙隨皇是酒色之君朕也不消去說
至若英明唐太宗 他倒是 開基皇帝有清風 还要
乐 隨朔蕭后同欢晏 更欲將 弟妇王妃立正宫
加深有臣相諫奏 这是倒 已經成就不成空
阿御妻那唐貞观是創國的君王他尚有这些私事
其子高宗受了禪 亦何曾 不貪酒色不貪欢 还迎
武氏爲王后 揔容他 乱政專权号則天 这也朝廷
家内事 有誰敢 道一声非礼諫声言

阿中宮后這是太宗的才人高宗立為皇后了
后來傳到一明皇　遂納楊妃寵異常　虢國夫人都入
內　玄宗角　同姨欢樂好風光　中宮尔去思乜看
這都是　花月娛情歷代皇　朕若有心行那事　也算
得　偷香切玉实平常
阿哨真乜好笑寡人到此孤為君不肯做那些勾当
因而即位九年春　才選得　妃子咁樣頭一巡　使令
宮娥虽不少　多半是　当初皇祖手中人　朕因要做
英明主　酒色丟開拨定心
呀那晓得寡人呢㡌乜的要做个英明的皇帝尔門晓

倒在這裡數落起朕躬來
寡人若要奪臣妻　倒不如　一旨飛傳選美姬　各省
姣娃由着点　諸方女子任憑觀　朕躬做到山河主
怕没有　国色天姿作貴妃　何苦希來何所字　在乎
尔　同胞一个正房妻
阿昭陽后尔既說是没有私心爲什么相幫而廻避
可知朕是做君王　国政煩心日匕忙　看起本來千万
道　派開事去許多樁　單挑要緊犹躭擱　在乎尔
國用陳情一表章　尔去真心関切弟　就該過使問端
詳　御妻覩面无言及　朕自然　别樣匆忙索性忘

阿嗜中宮后尔怎么這般煩絮起來朕昨着逐叫內事
進來說万爷国政忙々不能亲到請娘々保重身体閑
了宮門罷
內宮难道不來言　尔今朝　說朕臟身好几天　原來
寡人忙得極　怎教朕　丟開朝政到宮來
阿嗜昭陽后這几时卿明當告了假朕另着那粱鑑孟
十元兼管保和展之事
可憐那人是能才　一件々　軍国之情办不開　孟怕
处分粱惧断　众姓兒　諸般推与朕另來　這本事
恭呈圣上如何决　那本說　謹請諭旨怎樣裁　發去

几椅直九件　開了个　神疲力倦没安排

咳那廝保和在閣的时候是何曾要朕費一些子心力

各省文書奏本臨　都是他　預先決断預先評　準擬

了　該輕的重該何等　調停了　宜緊宜遲宜怎生

大者事　撿点凡條飛奏達　小者是　湊齊数項奏陳

明　分次序　按日曆、一一而來不混入　就有疑難

諸政務　也是他　短簡附入預調停　攄心委發才情

廣　件件安排智量深　朕只消　硃筆閒提批个準

依辦法　標封轉部立施行　真練達　实精明　料理

何等要緊人　近日保和他告假　閣中竟　諸凡无主

乱紛々

阿哥々真々可笑也不知那溺盃二人相是什麽意思肩已双々供职初　倒还算　諸般謹慎不糊塗　如今兼管朝堂政　丟得个　半点才能主意无　勿論事情輕与重　他們掂　擠々推給朕調和　寡人連日愁煩極　然而亦　只好逕心没奈何　尔説朕躬怕躲避少不得　進來也要有功夫

阿哥陽尔既然呆等連朝尔怎麽不差人相請果若皆滋朕不來　尔再向　上宮告訴也还該　御妻又没言声請　如何就　講个私心躲避開

呀正是伺候朕躬四名內監怎麽樣了
被尔前朝調進宫　說道是　娘娘有話要追究　而今
問得如何了　怎生見　好几天來沒影踪
阿御妻尔想必定爲的是椿事情那衣吕等說些甚麽
朕躬又沒甚私情　尔不要　屈打无辜四内監　一乘
宫官何处去　莫非已　傾皆取命帋追魂
阿中宫阿中宫尔休可扭性胡行撓乱我掖庭雅化
朝廷道罷一番言　到說得　皇甫娘娘对答言　兩片
頰霞消預上　于重怒氣退眉边　抵粉面　整宫形
心内沉吟也信然

況且任擬內監們所招呢原沒有什么大事听朝廷的

言語呢真个係半点无私

莫非委是錯疑猜　天子是　沒有偷香窃玉怀　故此

言剛而理正　說得个　並无偏護鄭三台　細思男女

原同道　誰人不　愛美容來愛美才　想必朝廷真為

此　本官也　不須回執且丟開

咳罷了匕匕君王真有私心我做皇后的也不敢怎么

如今天子既无云　本官再　抵死追求待若何　這件

事情休說了　求甚个　飛宣鄭相卽恩波　外匕主意

安排定　立刻就　作喜回頭做口呼

阿吾皇陛下這也不是妾疑心

實在般般事有因　怎麼樣　叫人怨了是多疑　陛下

已　當朝蕃陵閑情切　皇爺又　上苑留眼用意深

説透機關詳此理　豈不像　偷香竊玉有私心

呀也罷陛下斯言沒有此意就算臣妾不是的便了

從今這事不須提　只當多心錯動疑　萬歲英明原有

道　那裡肯　身爲君上奪臣妻

阿陛下阿這件事呢不消説了但是那保和終須要試

他一試

明已是認猜疑　説什麼　要救人時故這般　巧語

非言相抵賴　无非為　貪圖名利與高官　如今臣弟
垂危了　說不得　須召他來試一回
阿陛下呀乞着太后奶奶的金面就為臣妾去召一名
一明堂
虛實今朝試上他　也知男子與閨娃　明堂如是裙釵
女　万步須當賜少華　酈相君然非女子　臣弟也
死而无怨帝皇家
阿陛不呼臣妾的胞弟垂危万万不能久待
天恩君皆念私哀　就遣个　内侍宣上酈宰公　男女
分明相認了　臣家也　合門感戴聖恩隆　奶奶言語

方才乞　太后亦　幫着中宮叫九重

阿宮家呀話也說明白了沒有什麼介蔕依着皇媳婦

云召保和罷

同胞病重自開心　难怪昭阳不肯停　召進明堂和試

乜　幽惆了　少華子義小星兼　天已暮　日將沉

称此差名而監行　召得進來猶得佛　只已怕　脫靴

要到二三更　上宮太后同催促　元天子　一皺龍眉

應了声

阿昭陽后不務要試乜酈明堂么兹也由尔

但是他今病染身　已告了　在家養病十天期　你們

就欲先來試　也要等　銷假之期再召伊　知抱病而
延去叫　那有个　大臣看得這般底　难以准　不能
依　要召除非改一期
阿对你說試呪由你去試那个是否与朕死于
么一明當不是男　那时候　多在要賜完姻緣　保和
郡相下归后　岂非朕　少了朝綱柱石臣　日下齊坤
綜當理　察孟相　尚然办得十分难　后來若然真開
缺　有什么　識治良方掌此权　今日朕躬先說了
寡人是　只准仍要被为官
阿御妻那鄭丞相若是的弟这一个保和岳是朕躬不

肯出缺的爲什亞千難万難得了位才能的矣相倒顛

匕易法吊尔弟爲妻

成了亲求畢了粧　依旧要　天匕办事進朝綱　你們

卯若难從命　䚹罪些　不許于归忠孝王

豈是這等說　料想他也非女子

不講真匕胡乱猜　鄭保和　原身却弃女裙叙　改朝

召到宫中試　止不过　脫靴叙匕大那来　天子言完

微命笑　皇甫后　一庇粉面也發呆　先許儉　失安

拜　只得言声且暂挨

呀也罷且等個假日宣他便了

但是同胞臥在床　病人展轉更憂惕　眼前覓個逆犯

可　陛下又　立逼成婚入洞房　到此垂危光景際

難道再　致他依旧做新郎

阿陛下呀這个是不能的呀病内人如何支持得起

天恩如若動些怜　再寬个一月之期倒万金　唯則

明堂還求試　臣表弟　得聞改限也心安　訴准奏

云所言　只要加增三十天　如若保和非女子　少華

亦　病痊還命畢姻緣

阿陛下呀若然竟又不肯相寬哪相又不肯寬放限期

那分明断送臣表的胞弟斬絶宗苗門楣了

只是須求降聖恩．說不得　改期一月羨加增　至于仍用明堂者　有什麼　還折須誰不願听　况且保和原爲此　他的那　利名心重絕親情　若知依旧爲丞相　明堂倒　早些直言早脫身

此好極了陛下便叫他爲官便了．

成宗天子听情哀　嘿七无言低了容　分付一声拿輦駕　登時就．手揮聖旨付中宮

阿昭阴后論起理來呢朕躬的勅命是沒有挽回的呀今既小皇表卧病在牀御妻尔又当面相懇罷了朕就放个格外的洪恩便了

玆是玉簫帶一緘 上寫着 再寬个月畢姻緣 朕躬
沒有明心緒 御妻你 帶到昭陽自去傳 限已寬來
言已盡 死甚事 寡人已要出宮門
阿內官們何在看便輦過來 領旨
近侍者〻應一声 元天子 推開龍椅就抬身 昭陽
皇后无其奈 也只得 俯首三呼謝了恩 当下朝廷
登駕出 身登着 及輸便輦暗欣〻
阿脩直〻好笑朕原要從中取事所以用這些亦心金
盜屏上漏力相幇天香館內做個同宿
雖然好事未曾交 朕何嘗 沒有偷香竊玉情 今日

强詞而奪理　覺捹得　絶无干涉半毫分
既朕躬倒作了鄺保和了也是这般一般巧舌
朝廷輦內笑溶々　説了声　真正君臣意見同　朕亦
乖言他会話　兩个人　咬牙切齒一般兇　少年天子
心中想　喜孜々　竟出慈幃太后宮
話説元天子出宮这边皇甫也要回轉邵府
随即殷勤整凤裳　拜謝了　上宮尊母老姑々　諒想
太后都安寔　拉着手　再四叮嚀保重將
阿皇媳妇尔好々的下堦穩々的坐輦回宮去保重身
軀

丟開煩惱莫心焦　少不得　假滑明堂自進朝　愈看
果然真女子　再沒有　官家不給不同胞
阿皇姨姐尔君姐們和〻順〻的可不要口角相爭
太后言完下榻床　站立存　珍珠簾內送外〻　中宮
國母連声諾　垂着手　說是金言不敢忘　当下辞將
皇太后　登保辇　匆〻一直返昭陽
話說皇甫后送至中宮殿即下了香車宝輦入內想自
已也須要寫一封家書與胞弟一則安慰那病中之人
二則即以便偹述等三天不能而至求太后衛召明堂
并及詰選到万寿宮相問情形但元天子大發雷霆当

西分付一切前後事情好教小孝王得知詳細
娘娘主意一安排 顾郎就 坐近准書宝案衣 衫衣
鞋襪旁侍候 耶容磨墨不遲挨 中宮皇后提將筆
忙忙的 一頓毫尖頂刻毀 修冒齊書加並印 回頭
便把内官差
阿司礼監孫彪过来不把这一道万岁爷的圣旨到皇
亲府内開讀分明再将本宫的手書傳與忠孝王观看
呌他保重莫憂愁 叮办之情諒可謀 万岁已經重改
限 倒不要 自家躭悮到新秋
阿孫司礼尔且今内官家沒有什么蕪旋迴避我娘娘

不能亲臨观看尔可閒讀了圣旨小就進去贈一贈忠
孝王爷
如若傳言道不消　你說是　外々有命推來燕　自家
怀孕難行動　探一个　病势如何也兒焦　果到床頭
观看了　回來可　詳々細々奏根苗
阿司禮監尔早去早回罷不得遲慢　是領外々的圣
旨　孫彪應命下高階　隨即就　一馬如飛去奉差
皇甫外々宮内坐　又叫过　傍边行走内宮來
卯行走的内侍尔可叫老太監領着的那四人帶進宮
來　是領旨

宫官答應疏刺跑　走出那　龙凤双門贼得高　年老
内臣聞命下　是七是　連声應諾急開寧
叱权近侍們处七财带進昭阳尔等的死信到了
四名内監一聞听　只嚇得面白唇青肖了魂　这两
个　眼内淋淋流痛泪　那两个　喉中嗚咽出悲声
难抗逝　就跟隨　一進朝阳双膝行　也不着　坐上
处七死怒色　也不着　傍边排列從刑　先着總
又號京　豆瑚金粘血已傾　皇甫宫中朝下觀　說了
声　合班内監尔听真
叱众内侍听真本官叱已問过王爷的了与尔們所說

之事都也相同但是尔等这班奴才逢迎圣上引誘朝廷補敢事誰驕荒相明堂名遊園借行密計几椿大胆的去處都該着実的用刑才是如今忠孝王卧病在床本宮只算得看他弟積些福饒了你們一頓的御棍四十皮鞭

從今好七在宮幃　可休要　伺候皇爺又乱為　如若下遭有这樣　本宮是　要將四命一齊追　娘七言乞呼声去　東内監　豆砌金磚看更愁

阿房鎮外七千步早座備君免打得天恩奴婢們感激不尽

合班近侍謝完恩　隨即去　謁聘朝陽西內臣　皇甫娘已分發畢　只等着　孫彪復命返宮門　不言國母憂心事　且把那　司禮監差表一進　出了禁門離了內　騎了匹　雕安快馬就飛行　好跑呀　一鞭打開馬蹄閒　直向皇親府內來　威凛凛　天子諭旨肩上負　氣昂昂　正宮親筆手中拈　穿大道　过長街匹馬如飛不敢挨　行到紅墻環繞處　一声喊　就呼香案快安排

叽星親府快排香案万岁爷圣旨下了

一声高叫震宮墻　王府門官着了忙　接旨正帳開浩

浩　報宮云板為急些匕　直緊急　好匆忙　飛報亭山
武龕王　國丈一听天使到　嚇得个　顛靴乱說太外
匕　阿隋不好了這　不是尔惹出禍事來了
保和孝士本男人　沒要緊　一處瘋顛認罷君　若劝
哀求都不听　生匕的　今朝惹出大灾星
晐信忘說不要進宮去不要進宮去務必要進宮此刻
進宮的好忘事情到沒有办成拿咱的爸爸𨑨運晚來
了
如今我去接欽差　无甚說　尔就啣刀綁起來　待我

一声拿犯妇　王妃好　應名听声跪当堦　亭山国太
言完出　太慌七　半响痴迷也吓呆　冷汗遍身侵濕
衣　桃花兩朵退香腮　心乱跳　口难開　一竪蛾眉
怒起來
吩咐妇們快往銀鑾殿屏后觀七　如果若來那問我也
不要殺条性命
拼將万剐与千刀　攪海翻江闹上朝　那時君王觀郎
重　且罷頓　撇湮天子扯陰曹　王妃一吋只然應
小妇們　乱七紛七向外跑　不表宮人躲探事　再講
那　亭山国又出宮來

話說武憲王一聲埋怨太妃一壁自己忙帶忙乜的抉
了朝服就走出銀鑾殿來接旨

王來肘下急趨前　及是京畿欽賜　望北三呼招蟒
袍　居中俯伏發龍兒　貞肅靜　失威嚴　香案高拼
接聖宣　司禮孫彪當面立　就把那　綸首開讀不遲
延　亭山所罷弱王詔　誰知道　欽限實寬三十天

話說武憲王跪所宣讀已畢方纔得皇后在聖駕前奏
了元天子特覓一月限期並不為太王妃要試明堂故
此差人來

心中不覺喜逐京　偏服王妃尹氏能　謝了恩來行頁

案　回身就　相同司礼敘寒温　推坐位　待茶巡
問好孫安民世情　內監孫彪吞過茗　隨即在　袖中
取出一書交
話說孫司礼飲茶已畢就把后的手札取將出來先說
了叮嘱的言詞後達了要見得主意
然后相求引入宮　欲見国母怎生容　亭山便与忙同
進　叫家丁　先去通知小主公　忠孝王爷为悶臥
一听見　朝廷寬恨大開胸
話說忠孝王等不出宮中的消息在那裡短嘆長吁忽
聞得寬恨的綸音已下宮中的手扎又來不覺的心腸

太后開眉頭頓放　吩付一声相邀同礼坐起床中

内監孫彪進了房　就先到紅羅帳畔問安康　觀仔細看端詳　京陜東平忠孝王　什么病見何等症憔悴得　這般模樣這般厖

吠七七未嚮得小監來探病外七自己一觀不知心疼的那裡

孫彪說着口嗟呀　他把那　国后淒淒返与伊　忠孝王爷覌一遍　喜了个　心寛意放笑微七

阿唷真正好極了這是昭陽国母的偽顏　全胞太后娘七的哀憐臣下

荷蒙方步也開恩　又寬這　一月之期与我們　君得
病痊全去了　孤家当　趙朝百叩謝爾君　王爺言乞
心稍放　孫司監　立起身來告別行
話說孫丙監逝明了昭陽手札看旧病容隨即起身立
刻相辭走馬回營復命
这边国旧送將伊　也回進　舞綵宮中見太妃　尹氏
已知因俀限　故意的　一声京問嫐嚆啼
呀你应拿問　登言已下了你还不曾綁到法場去
武監王爺笑起來　拱匕手　說声拜服女英才　朝廷
旨下因寬限　並不是　不進中宮惹禍來

阿夷妃至上呢已覓了一个月的欽限就是中宫呢也

有手札來安慰老田

悠孳如今到蔡良 只等着 保和殿假進朝綱 若然

試出真形跡 我家兒 花燭成親竟可商 万拜服來

千拜服 好一位 有才有智太外乜 亭山国丈言完

笑 尹王妃 得意欣乜喜氣揚

阿展下你如今説進宮好呢不進宮好呢依我的是呢

依尔的是

国丈合欢欠乜腰 應了声 是然你去進宫高 老夫

從此惟遵命 凭凭着 才智王妃怎樣調 尹氏見言

方般笑　一回身　便踏后面冢書騎

話說太王妃走到靈鳳中便向忠孝王取了中宫的王書觀看國丈在傍說道茲如今既已寬限一月日期那十三的吉期是用不着的了

須当通避項爲知　免得他　在宮末上等吉期　今日已曆明日去　又只好　相煩母后轉言之　東平王老言都是　太王妃　看畢來書喜欲痴

阿真亡好極也不枉我進宮扼他

分然必得真情良　已拜請　皇后坐上作主張　有了上宮相爲頭　先怕甚　朝廷不許試明堂　真可喜

哭塢揚　眼見佳音就到將　丕父心虛何胆怯　依了
他　大家只好看存亡　如今兒去思乙看　這件事
虧了參議花夫母　尹氏王妃言着笑　小千步　應声
哭在頭贊堂
只但不知麗老師到底是麗君不是
果然一試覺形顏　不消說　是个酒天大喜歡　如若
聰明非女子　那其間　一場與敗好蕭然
咳管了乙乙我且看成敗如何
千步于時也放懷　单只等　聡明男子与裙釵　次朝
国太掀身起　随即就　鬆帶端衣進恭宮　代子尉將

元帝主　回身遂拜尹烏臺　相求轉致封君寓　要將
那　花烛之期挨一挨　待等病軀全愈後　再進个
良時吉日共和偕　尹爷声諾王亲轉　御史就　坐着
魚軒洛遇來　頂老封君闘客至　忙匕的　如飛迎接
不遲挨　相見过　坐分開　伺候家丁獻茗來　烏府
尹公停了日　便把那　改期之故訴情怀
話說那尹御史飲茶之後便把那忠孝王病重垂危求
圣上恩寬欽限一切老王亲言語都对員外宛轉述知
宝家聞听大乞京　半疑半信半憂心　容冷淡　意沉
吟　暗匕揺　揺豆暗匕言

呀且住前日赴席時忠孝王称疾不見此此刻已經擇吉又改了欽限婚期

几番定準几番迁　就裡多因别有緣　也不知　委若病凶而若此　也不知　倘疑假冒故其然　須問乜

莫開言　莫被他們弄套圈　須老封翁思到此　隨即就　容顏一変皺眉稍

阿烏臺大人若説小君侯病重改期呢难道老漢有个不肯若是疑心假冒而故意遲延呢那郡老漢有句話説

我本云南守分家　不知道　貪圖富貴与荣華　况兼

大子爲通判　家業也　穿吃週全无用堪　如此有何
心不足　还要把　别人假冒到京華　皆因継女言稱
是　老漢故　帯月披星送至他
　咳也只說一到京中成就了花烛准道我就故究爷的
就不送过継女兒
因此匆匆七束了粧　保着他　千山万水進京邦　只言
就可回鄉里　家下的　諸事皆当不主張　那曉趕匕
相送至　到弄出　这般疑惑許多椿
　咳怎生區處如今到难坏了老漢了
孟府夫人不認亲　已是个　太无光彩与精神　如今

忠孝君侯病　索性把　擇定婚期又改期　緩一步兒原沒礙　老漢邦　羈身都下念家門　稚照拂　欠調停　万里之遥隔絕深　成了婚來完了事　也可以束裝归去早安心

阿烏臺大人到底是忠孝王有病呢到底是疑惑肩名宝聚言完掩匕眉　烏臺到　慌忙答應实臨危　漸郎如今若强了　七月間　管保无疑就取归　御史說完相告别　項員外　起身只得送將回

話說項宝聚送出烏臺邓尹御史是回覆皇亲去了他這亦進房告訴女兒

南京亦听如此信　到不覓　愁又加愁[illegible]又添[illegible]精脉
匕　花烛春心都冷淡　悶沉匕　洞房佳[illegible]
低翠黛　变紅顏　暗裡嗟呼叫老天
咳老天呀老天我項南金何故這般薄命
田聘同鄉盧氏郎　剛匕到　佳期在即忽身亡　凶音
一到傷心極　苦了个　倒刺心來刀攪腸
咳奴原說不肯重婚的偏匕又弄出這番机会
痴心眥了孟千金　不顧這　万里関山進帝京　雖只
爹娘都未認　幸丐巳　朝廷欽限賜完姻　堪放意
可覓心　限見良緣有得成　誰想佳期相近了　新郎

又一朝病重慣完姻　真異事　尖奇聞　搃到臨期就便更　如此看來如此想　奴竟是　生成病得死夫君

咳罷了匕匕堅什庅富貴榮華充什庅的麗君小姐早知薄命是其然　奴也不　冒險当今走玆遭　何苦得　万里迢匕馳夜早　何苦得　一身冷落抱着㡾如今事到中途發　反教我　進亦难來退亦难

咳何傷極了万一忠孝王果有差遲那时候令奴怎處雖然完未做夫妻　巳受榮封原配妃　也不好　另托終身归别姓　也不好　相國老夫返家居　那时奴亦

無他說　只有个　或守亡灵或丧軀

呀且住果若忠孝王是這般呢那財不消說了

奴家只有去拔蔴　撞死在　灵座之前為了他　雖不

能　好事偕于今世裡　也到底　芳名留与后人論

死甚怨　沒嗟呀　勝似重婚与轉家　萬一因疑方敢

日　那个就　教奴沒有法見拿

咳好生惆悵再不想已近佳期又弄出這勾当

南金財下色凄然　他先就　珠淚兩汪眼內含　万慮

千愁言不出　死非在　綳衾轉側夜難眠　心切切

意懸懸　疑假疑真信未然　羞向那　深深月中燒紙

降　只好於　小窓灯下卜金錢　真个是　孤幃寂寞
春光少　真个是　容遇凄涼錦帳寒　項女其时都愕
悶　老員外　心慌意乱更愁煩　有朝自已登門望
几遍差人去請安　或听説　飲食未曾燒未退　或听
説　精神稍壮病稍痊　无实信　没真言　只是含糊
相耍还　員外万分心氣惱　弄得个　終朝呆坐遇房
中　不提項老封君是　且把那　年少三公表一番

話説鄺丞相告假在家元天子已数差太医院看視只因麗明堂原是神手那裡还用的御医就回就養病於内宝中所以不便請看巳自家治葯了

元主開昕也任他　明知道　保和原是老医家　只見
內監日々望　保着把　飲食时鮮送相衙　一日三回
多敬重　跑得那　宫官脚軟腿酸麻　明堂回报医人
后　緩々的　自巳開方治自家　服剂药來消件病
又兼看　百般珍重在宫衙　前几天　温方補味晨昏
用　後几天　羨饌香杭早晚加　調理得　絮氣倍增
君上暈　調理得　紅云重透臉边霞　那到底　精神
雖说容还瘦　那到底　粥飯才添力尚差　一到近边
初九十　他方始　輕强依可見王家
話說鄉丞相一到初九十問身体巳是大健了只為要

挨过忠孝王婚期就等到十五那天銷假

其实身子已覺復原　依可以　重臨内閣办朝端　皆因

有這心中事　反只好　等到臨期十五天　或坐或眠

无甚與　他把那　元郎叫進講書篇　自家赫乚居中

位　心弟彬乚坐半边　將窮經論和礼李　表揚古圣

与先矣　死戲詭　正容顔　教一回用問一番　應昝

相差微發怒　言談不错大家欢　勞氣血　用心田

訓弟成人法甚孩　只為日常难得暇　趁着這　朝廷

給假几天閑　柔外椰氏多知感　員外康公亦喜欢

應相月家聊解悶　遣乚那　心中愁緒意中煩

話說蕭丞相雖然病愈他的那万慮千愁都未丟開去故把元郎叫他入內自已消遣ヒヒ爲他講書就是那王親府中因忠孝王服葯有效已來相求过一遍約方孟侍講也爲毋病不痊自已登門請过一次

明堂一听孟爷隨　也知道　毋病垂危信是真　愁上加愁心更乱　急得了　仰天浩歎恨难平　又不好輕身再去循顛險　又不好　決烈相回下絕情　只得問明何等症　開了个　煎方二劑与加斟　回稟說身子未愈門难出　回稟說　疾病如痊自必臨　湯葯服时能見效　侭堪把　此張方子取來更　孟爷不敢

相重懸　隨即就　道謝而回見母親　這處明堂直傳
問　又添上　一椿心事費躊停　行展轉　坐沉吟
左右為難沒處分　初十过時臨次早　重報說
啟相爷得知有王親府內的家人持送藥方到此說是
小千步已服一剤求相爷再改个方見
麗相聞听想一番　隔窓分付連傳言　藥方取藥当重
改　可向那　在外來人問个然　忠孝王爷康健否
成親吉日定何天　限期一月完姻事　極該把　花燭
良辰揀近边
阿家人榮發尔可去問实信進來

房內言完答應高　小掌官　慌忙傳話就丟跑　少停
問得分明了　垂着手　出到立東廊禀一遭
啟相爺得知王府來人說小千步还在床上病休不过稍
輕這几天胃口不開吃粥　也沒有食兩碗但服了相
爷的药指筭做退了只爲夜間睡不着倒又發起燒來
如今筭是不曾康　求相爷　斟酌調停毋个方　别件
病时还可以　第一這　通消病醒却难当　至於欽限
成婚事　原择定　后日完姻共娶将　只爲王爷还未
愈　又是加　朝廷寬限几时光　而今要待新秋後
已加上　一月之期日子長　嘉恨大人台坐下　小千

步　消仃才與少娘乜

阿相爺茲是王府家人的說話但不知是真是假

榮發廊前稟報完　保和丞相大愁煩　更面色　麬眉

搖　時轉烏鞾不喜欢

阿哨真乜可恨我原要挨过他的婚期所以告了十天

之假怎么竟已經改限寬到七月初秋

教我如今怎生调　没有个　也仃一月不趨朝　他們

既是遲乜了　我只好　十五之期把假消　你可憂來

你可恨　似这等　三番兩次不能逃　明堂时下心煩

悶　随把那　送到煎方改了遭　打發來人归去后

自已就　要臨望日進皇朝　便言雇相邀須事　且將
那　宫内情形掂一掂
話說皇甫后求过了太后作主就痴呆的等那十五一
天
心中要際日偏長　倒反奄　壯士推車送夕陽　才盼
至　十樹蟬声催暮色　只望那　五更鳴唱煥朝光
等得了　滿怀懊悶难寛意　等得个　万千憂愁不放
腸　盼到一天臨十四　娘匕竟　越加性急越加忙
燕承鑾　等昏黄　日影斜些眉也揚　待至東方心正
喜　勿振声　皇爷御駕幸昭陽

啟娘匕得知万歲爺鑾駕到了有旨下不須跪接

中宮開奏翠華來　迎出珠簾不下階　年少君王攜手

入　便坐在　昭陽展上叙情懷　吞过茗　把言開

問起娘匕心事來

阿御妻朕看你面帶憂喜之容忽然彈而忽然笑

想應念着那椿情　你故此　又帶愁來又帶次　只怕

脫靴相念着　真了个　一[illegible]高興冷如冰

阿御妻朕倒劝尔不要試罷免弄一場沒趣

皇后聞听道不妨　這个[illegible]　來朝必要試明堂　搵然

高興如冰冷　也倒底　驚出男兒共女郎

阿陛下呀臣妾已全[illegible]定他是女人的了没有什么疑虑

万步如言必定男 臣妾与 皇爷赌下看谁然 明朝验出情形后 就把这 胜败输赢一番 国母说完天子允 笑了笑 连声就是这般着

阿御妻就是这等说便了但是怎么一个赌法

皇后闻听喜气生 一低玉面就沉吟 螺黛蹙 凤眸凝 想罢机谋叫圣君

阿陛下呀如今据是但凭各人的主意要怎么便怎么

皇上说丽丞相是个男子他若是乜个女人呢要万岁爷赐婚了我的同胞再出三十万两的帑银赏了少华

以作完姻之鸞臣妾說丞相是個女人他若是個男子
也听凴陛下相罰便了不識以爲可否
國母言完笑着容　元天子　連稱使得便依從　心擬
想　意追尋　迎就言欢叫正宮
阿昭[illegible]后朕若輸了呢就依你的主見你若輸了呢也
要依朕的意思
久聞李士麗明堂　他尚然　擠在梁家沒有房　翁婿
同居原穩便　但是彼　宰官元府少威光　朕躬意欲
加恩賞　賜一所　大臣府衙去住將
阿中宮后若試出麗相和叫是真正男子亦不消說了

是卿妻輸与朕要扣除尔十年花粉銀与麗明堂

建一所　大府弟　天子言完問可除　皇甫后　連声

應諾極称公　死変色　謹依從　如此輸贏論得通

臣妾指然猜錯了　就把這　十年花粉奉天容

吩左右的諸人听者　定是賭下的事情　万岁既說麗丞

相是男人本宮呢說麗丞是女子尔們內監們宫娥學

合班都在此可算保那边

皇甫外七話一提　上來了　云肩翠袖束仙友　次羅

七　跌膝七　单膝行跪禁个斉

啟万岁爷得知宫女們願保外七麗保剛是女子死疑

一声鶯應囀流鶯　皇甫娘〻大喜欣　方命宫娥朝下
退　又跪上　牙牌玉帶内宫們
啟娘〻得知奴婢等　願保万歲保和定是男人
宮官言訖叩連〻　天子也　分付平身就這般　正在
君妻相賭處　來了个　上宮彩女奏情端
啟國母娘〻宮女奏　六后娘〻的懿旨前來道達昭陽
月圓時節已明朝　賭不必相　前來就要把假銷　奉告
娘〻須起早　梳粧台　乘車便到上宮寮　午餐夜膳
同登罷　好办理　試總明堂事一條　彩女說完三叩
首　皇甫后　慌忙称叩謝喜滔〻

阿宫女們本宫知道了多謝太后老姊〻的関切

昭陽国母說完元　宫女就　應命而回下玉坡　方步這边將入寢　便挂着　娘〻玉手咲相

阿御妻朕今朝就在这边歇罷

皇后聞听欠体言　主公何不别宫眠　保和有疾朝端棠　陛下的　政事多應未理完　天子見言微点首說了声　今朝不要去安閑

阿御妻總是麗丞相就要進來了把这些事情依看他办理便了

朕亦長〻受了劳　連日的　調排国政費心苗　明天

原要聞已看　偏又是　十五更辰該坐朝　到在此間
安歇罷　黎明好　起來隨即整宮袍　若然臨幸嬪妃
處　免不得　枕席風流又受勞
阿內侍們不須侍候了就此傳諭各處關門罷
天子言完內侍行　於時就　君妻安歇寢公門　殘月
淺　曉風清　不覺天光已漸明　禁籞前　絳幘鳴人
初報曉　宮幃內　禄袍監使早抬身　收條点　急煎
參　侍候君王御午門　国母外已多性急　也同着
少年天子起黎明　顧不得　危胎沉重難行動　頭不
得　圣体尊厥怕受辛　隨即命　万步一齊吞菓点

隨即将　皇爷相共進人参　少華元主臨朝去　娘匕把　宫女飛差万寿宫

阿宫娥們过來不等到万寿宫打听打听太后老娘匕起來不曾

此时圣駕已臨軒　鄭相多應早進泰　着个内官先候着　好待那　朝班就散即宣傳　宫娥答應忙忙去不多时　回轉昭阳奏事端　小添

啟娘匕得知太后已梳洗竪斉的了只等孙匕过去

皇后閒听喜氣揚　唱声好　飛登宝輦坐昭阳　宫女乱　内宫忙　摆駕斉匕列兩傍　一到上宫行住了

皇甫后　下車入拜老奶〻

阿太后奶〻在上臣媳請安

荷蒙關切這般深　昨宵就　預遣嫦娥喚早起　方得

驅來千得罪　又要我　仁慈圣母起黎明

咳真〻不是這到劳動我太后奶〻了

国母言完跪叩連　上官太后面堆欢　扯翠袖　挽春

尖　一壁相扶一壁言

阿皇媳妇起來不消得這般多礼咳我為你的事情竟

一夜不曾睡着

晋來復去掛心怀　要試明堂恐不偕　听着敲鐘与滴

漏　等其啟戶角開門　先打点　預安排　想至天明
覓起來　故此梳妝都畢了　只等尔　到宮幃取再舖
排
阿皇娘媳婦我同尔坐了商量
太后言完一把拉　中宮国毋面添花　叫告坐　遂吞
茶　丞毋停杯啟嘴牙
阿昭們后我呢已着的当宮官在朝前等候了只看亂
明堂一來銷假就要把名入宮中
但是消停灌醉他　叫誰前去把酒拉　這樁事件非仝
小　須要个的当宮人始合宜　皇娘尔觀誰可去

派定了 忙々免得到臨期 中宮欠体言称是 侍臣
媳 看个宮娥令脱鞋
阿圣爷外々已着内侍們候着鄰明堂了应这真々是
極好了若説派誰念着就遣了这明新入宮的柔総管
太后聞听哄口開 皇媳婦 真々慧眼識人才 宮娥
隊内原他好 算得起 伶俐聰明一女孩 服侍小心
容貌軟 行爲有体説言乖 知礼法 抱詩才 并且
般々甚我怀 皇媳今朝挑看中 真正事 一名的当
好稱叙 上宮太后言完笑 就喚声 心腹柔総尔这
來

話説這名柔絲並非彩女就是那位湖廣獻來的這假

冒麗君路飄去

只因還未見虛真　也不好　竟喚他爲孟麗君　故此

正宮王太后　改了這　柔絲兩字作芳名　因看他

腰肢嫋娜渾如柳　因看他　情性溫存善解人　故取

名而先取義　此一个　垂楊之態若絲輕　當時喚近

盃龙椅　路飄云　跪地陳情不肯行

阿太后娘娘在上洞鑒下情男女授受不亲這件事不

能遵命

若然不肯冒名覷　真還是　忠孝王爷原配妃　男女

嫌疑千層重　斷難当　保和李士脫双靴
阿太后外乜呀就算假装是个冒名女子也服侍了太
后外乜一場
內家粧後郎官奴　恁近廷臣罷保和　聽装撚然丟了
臉　也怀㓁　堂乜禁衙好規模　伏祈太后垂恩鑑
另派了　能亭之人試看何　路女說完連叩首　老外
乜　慈顏微笑点豆忸
呀也罷男女授受不亲也是古人閨訓皇娘归来総不
去不另派个宫娥罷
国母聆身應道然　回脉又向兩傍观　查左隊　看了

班 見个宫人貌到端 薄着绮罗身快便 濃施脂粉
臉團圓 金札額 白云肩 約畧年華二十間 平日
在宫当使令、有一幅、藍布手帕罩云环 外乜看中
東班女 忙乜偏 就向慈帏太后言
阿圣毋外乜就是这名給使令的宫人都羨兒罷他到
是十分的伶俐
太后含欢道亦当 羨兒尔 今朝你去試明堂 藍巾
宫女嘻乜笑 跪了跪 满面春風就願行
阿太后外乜中宫国毋呀奴婢都羨兒願往
脱靴一念有何难 說甚疑來說甚嫌 領这自已名帛

節　倒遊了　外々驚旨蓮如山　直胆大　实胡言
那宥宫娥敢恁搬　他不行时奴娘去　曾保就　輕々
念出女和男　美兒説罷都高兴　皇甫君　粉面生春
大喜欢
　阿呀妙呀如今脱靴人也泒定了
只等明堂召進宫　玉紅新酒灌三鍾　伴賞賜　假嘐
功　醉後扶于一室中　試了分明知道了　也好教
人々汝識笳寬脑　昭阴皇后于时等　圣母外々一望
全　只等一声宣到了　就䠶偹　脱靴試念小三公
慢説万寿宫中事　且表那　丞相趋前奏圣容

話說蘇丞相一到十四這夜間就整備入朝消假那心中煩悶也說不出口惟听來五鼓敲鍾罷隨即起身冠帯

明堂假滿要遵朝　五鼓抬身不怕劳　戴上了翠翅烏紗金幞帽　穿上了圍云飛蟒紫罗袍　靴端足帯垂腰　端坐華堂問飯餚　茶罷一声傳看轎　小菜隨、当堦卑豚跪相邀

啟相爺得知朝馬已動禁城門早開人夫們侍候轎齊請相爺就此登轎

一声稟請不遲挨　蘇丞相　隨即抽身出外來　八院前

閃閃兩邊明絳燭　高廳上　咚咚三次扣云牌　堂候官　森森侍從東西站　司閽等　次第傳呼遠近排　威凜凜　金頂魚軒初坐上　蕩悠悠　黃羅宝蓋已飄開　离相府　出官街　擁護人員奏更換　衆家親隨騎頂馬　一聲喊　高呼夫役好生抬

吼人夫們小心呀相爺疾病初全大轎須当抬穩

一聲分付應齊齊　小親隨　加上三鞭馬似飛　威凜凜　披着蟒袍乘坐騎　氣昂昂　撒開鑾衛縱行畔　穿大道　走通衢　直向朝門拜衮衣　但見那　碧天如水漸黎明　處處鴉啼落曉星　隱隱宫槐初動鳥

風傳書滿早僱人　大道內　高聳大漸造金屏　兩邊
邊　布幌招牌敞店門　將近東華完未到　巡來了
烏鴉幾隻亂紛紛　聯翅过　接声鳴　飛得遲來叫得
勤　麗相斜中抬頭看　聽了哶　群鴉覓对自家鳴
心大駭　意惊惊　一蹙雙眉不喜欣
阿且住只鴉兒叫得好生奇怪
今日遊廷把假消　莫非有甚惡波濤　直盛異　実蹊
蹺　群鳥如何报禍苗　我若早知无好光　也不肯
十天假滿就臨朝
咳好生惆悵也不知我家内的母亲有什麼長和短呀

以後搽一陣鴉鳴
厭相登時心乱猜　坐在那　青紗幮內似痴呆　方擬
想　正思裁　榮發前边驀趕來
呼呼那裡來的這些礪鏃尖擄罗網的怪鳥可惜俺沒
有彈弓在此不然打尔个肉爛毛飛
榮發言完催馬跡　早望見　東華門聳半天高　[illegible]縱
体　急撩袍　跳下雕鞍跑地遯
啟相爷得知這是東華門了請相爷下轎
靡相巍然蹤下軒　整了整　幞頭蟒服步当先　一肩牛
蹙　胆微寒　一轉明眸回首言

阿家人們尔等照着我進了朝房可就在内閣前等候

我見过了圣駕即刻便到衙門的　是

一声答應兩边分　亮堂堂　紅烛高然观大燃　鄧相

從容朝裡走　京動了　朝房侍房各官們　窺烛影

听靴声　如是風流元宰臨　一个个　把技烏紗朝外

接　一人人　飛揚玉佩向前边　有几位　阿腰問好

叫丞相　有几位　垂手稱安叫大人　真个是　礼法

森森遵宰輔　衣冠濟濟敬廷臣　排次序　列班階

大小官員合口云

阿保和大人臨朝了恭賀相台　的貴恙愈全

罷相聞听面帶欢　一抬紫袖謝諸臣　叨福庇　得粗安　賤恙如今算是痊　多謝諸君常問訊　下官当改期回拜到尊潭　明堂言乞前頭走　衆文武　隨大朝房碌匕然　又見那　龍圖宰士大臣們　座上齐匕立起身　這一拱　拱手上前称失接　那一位　整冠施礼問安寧　方敘話　正開声　又到王公侯伯門光門匕　衣抹朝冠珠映額　彩飄匕　四圍龍服錦披身　揺珮韻　响靴声　引導登開吹弟臍　罷相　一覌忙接見　衆王公　齐匕牽手叫先生

一同鄉先生保和相尔貴恙全安了

年少三公欠乞殿　應聲假滿進來朝　叩福庇　感恩光　今已粗安疾病消　武宗王爷忙走过　也見了保和李士叙心苗　言未畢　鼓斉敲　万岁皇爷坐早朝　这一聞听真驚急　金鑾殿　三呼斉拜赭黃袍

話說元天子登駕臨朝衆文武官員一斉朝見真个是

盛世的衣冠斉楚太平的盛世繁華

一声傳旨列朝班　各文武　再拜平身站兩边　丞相保和重退礼　斜抱着　雕花象简奏龙顔

臣保和李士寬君王病痊消假

朝廷一見小三台　不由的　大悅天顔笑口開　双展

看留生喜氣 半凝鳳目動憐心 抬御体 对金蓮

傳旨明堂上展來

阿鄰相先生來了好匕好平身上展宮娥們看坐内侍

遞茶

一声傳旨應燃燃 麗相平身近圣顏 行礼畢 謝恩

完 謝坐花影席上边 一盞御茶傳到了 元天子

親身相遞少年官

阿麗先生飲茶

恭喜夫卿病竟消 十天假满就追朝 甘尽力 不辞

劳 赤胆忠心办事条 相國虽然才力好 亦何妨

任家再过两三天
咳先生的面貌果然消减了好些
初惹洛上雲映霞　今朝竟　春風吹没似梨花　可知
王事早勤故　累矣卿　尽力苏神為国家　嗔真匕的
嗔真匕的过意不去要矣卿們怎樣輔助寡人同勵保
和尔既然病疾初痊精神未復何苦得五更待漏又進
朝綱
这樣心中没主裁　豈不要　疎防弄出事情來　真老
实　好獃獃　假痛何妨捱一捱　虽是朝端荒廢了
也到底　自家珍重免招灾

咳麗相国呀不有失檢点了

天子言完瞄着他　滿心要　洩机指示麗明堂　难已

辭　不能够　只好微微点破将　麗相一时猜未透

倒說声　為臣效力理應當

誰說這位麗丞相他並非聰明一世懞懂一时的呀他

心内原恐怕皇家府内有什么牽動天子用什么机関

并孟府夫人有什么的長短搃止不过想的是這几樁

的事情的呀那裡想到皇后而太后通同要把他脫靴

念看

当时一听起身来　紫袖双垂說是該　告假已經[illegible]

矣　偷安越發可羞哉　当赴闕　合趋階　陛下何說
且暫捱
咳皇上的天恩呂是豫身难报
明堂言乞一撩袍　跪謝朝廷圣澤高　天子慌忙拉紫
袍　弄得个　难分难說皺眉稍　頓了頓　上官内監
傍邊等　观了观　下面朝臣來自瞧　又不便　附耳
相通机密事　又恐防　脱靴試出么多娇　允肯乱
圣心焦　打点登壇要散朝　走过一名凌内侍　急忙
上　倒身三叩奏根苗
啓万岁爷得太后外乜久聞麗丞相西法精工要宣入

宮中画一尊觀音大士的圣像請皇爺就此出前看着麗

保和即忙進宮

内官言乞叩頭連　年少君王心不悦　一皺龍眉回御

顏　就向着　保和李士帶愁言

向麗先生太后外邊要召爾進宮中画一尊大士夫卿

爾方才病好只怕沒有心思

若然乔東少精神　爾不妨　当是明言告寡人　待朕

送知是太后　另叫个　丹青之手画觀音　况兼卿

身中病疾方才愈　免得爾　画上功夫又用心　如若

先生言可以　就同着　这名内監進宮門　朝廷說罷

含糊語　應丞相　低首躊躇應一声

阿吾王陛下太后要宣呪臣是不敢不奉旨的

但是鬼七禁御殿　外臣难入内宫閒　片时趕拜还犹

可　这一件　描寫观音要半天　太后外亡外君面

到不如　待臣归到自家門　斋戒过　至誠處　薰沐

而描敬拂描　水墨丹青傳諭下　完工后　恭放一軸

献宫前　君然就此相描寫　只恐怕　襲瀆神明意不

虔　乞命官官回太后　微臣到　家中画好送來观

保和孝士旨方畢　凌内監　着急忙上跪近鑾

俯叩啓奏太后要画的是水墨观音不消得許多时况

且太后卧亡還有圣諭意要向龐保和若然過好了送

來的那倒不來意了

伏乞皇爺諭一声　着他早亡進宮門　掖廷太后求祖

等　豈不要　等得心煩青內臣　凌瑞說声連叩首

元天子　万分无奈降綸音

呀也罷朕呢且在朝前与衆大臣議事龐先生呢你進

宮去便了

因得來时竟西之　若无心力不妨辞　十天養病方才

愈　可休要　勉強支來免強持

阿官官凌瑞引道龐丞相進宮朝見万寿宮太后是

一声荅應不遲延　淩内監　站起身来路在先　野猪
明堂辞不脫　只得个匕路辞金鑾進宫間　那一边
君王尚把朝端設　这一边　相國來对太后参　静沉
匕　直入金門和玉路　深遠匕　曲穿綠樹与紅欄
見几个　龙樓隱約明黄光　見几处　鳳閣嵬峩聳碧
天　真个是　内地繁華同閬苑　真个是　皇家富貴
異人間　看不尽　名花水道風光美　説不尽　瑞彩
盈空氣象殊　走过了　玉石花磚无数路　行到了
飛龙凤彩許多朗　遥仰望　遠相瞻　已到皇宫万寿
前　嶶相一观心立住　淩内監　錦袍飛展报珠簾

啟太后奶々得知麗丞相召到宮門了
一声通報入簾中 喜殺了 太后奶々病正宮 傳刻
開 乃叠春風生兩頰 登時裡 千重愁色上三峰
就尤如 連城美玉投怀内 就尤如 斗大明珠落掌
中 老奶々 慈而推欢開笑口 皇甫后 芳心大悅
動花容 忙似箭 急如風 一命飛傳召宰公
叫昭容們傳諭快宣麗丞相進來 領旨
一声應 閃神仙 兩位昭容要出簾 皇甫奶々忙叫
住 吩咐著 低上囑了兩三声
阿昭容呀尔少停博拜時可不必說本宮在此只叫連

參太后外七便了　足領旨

昭容答應出御廊　擎七左七站兩傍　一撲鸞翎開絳

口　說了声　快宣丞相麗明堂

呪太后外七有旨宣丞相簾外行參　領旨

宮官答應接声高　麗相聞旨急整袍　响鏘七　玉佩

飄風趋禁御　行振七　烏靴踹地進宮祭　横象笏整

朝袍　未上堦時先曲腰　一跪礼完三叩首　早听

得　昭容女子吐声姣

呵麗丞相免礼升堦珠簾外參太后

一声傳諭似鶯啼　麗丞相　齊袖平身退两趋　近簾

叶　把接高紗金翅帽　行札处　飘揚繡蟒紫羅袞
叅金駕　尽朝衣　再拜称臣俯伏身
臣保和殿大學士麗君玉奉召恭恭頤太后外　薛
五寿
蔴蔚拜倒麗明堂　異內的　太后中宮喜氣陽　皇甫
妙匕初見面　这一看　大京大駭暗誇張
阿暗真匕奇絶了我久問郦相風流只説与胞弟芝田
等一般罷了
竟还比　我弟姿容八分外高　分明是　絶世无双奇男
子　分明是　竝月朗月美多姣　何必念　不須驚

拔已知其就裡的
咳也有了如此之才如此之貌自然要拿腔做勢自賣
自尊了這也怪不得
外乚射下好生恐 斜对珠簾向外观 太后坐中心大
悦 一回頭 就呼內侍快傳言
向內侍們傳諭昭容知道着罷不相平身免礼賜坐簾
前
一声分付應烘然 廊下昭容接口傳 卿相謝恩怯退
步 整了整 紫羅袍袖坐西边 声寂乚 貌厳乚
幾箇斜橫侯圣宣 一道御茶恭过了 只听得 上宮

太后自開言

阿麗承相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呀本太后是刻刻存念的

聞得吳卿休欠强　十天假滿進朝綱　皆因國事辛勤苦　累你們　尽心劳力有帝皇

咳如今是全愈了可喜七七

相召吳卿一件情　本太后　欲描送子一觀音　久聞相國精于画　必然能　極尽工夫極尽神　倒不消　古漆丹青圖好看　竟只用　揮毫水墨仿天真　怀抱子　足蹬云　不必畫甚紫竹林

阿鄭丞相為什么要送這等画呢我不過要个皇孫
自下年華已暮覺　惟当膝下抱孫孩　官家子嗣偏遲
晩　那孝者　是后中宮怀上孕　画位白衣灵大士
取一个　吉祥佳兆送孫來
阿鄭丞相所以不消得那白鸚鵡紫竹林的点綴呢只
要他一个清秀的小娃兒便了
十九觀音得道財　本太后　拈香秉心要思之　吳卿
尔可依言画　不用把　胭粉調和另費思
阿官宮过來把這幅粉白綾絹羅保和尔引他到本太
后納涼的所在明月池中清風閣上画完了觀音大士

我再着人相送宫娥領旨

太后妳七分付完　内官應話不遲延　攀白綢　出珠簾　林翰明党往閣問　鄭相正思推托句　已听得裡边宫女一声傳

頭保和丞相听者太后駕已進寝宫了不可不必行李不必拜辞就此往水閣中去捎大士

明堂一听大京呆　没奈何　倒退朝靴退下指頭　刹愁從心上起　登時與向閣中來　私村度　自疑高　暗七心中叫怪哉

呀怪哉奇絶了我望入簾中隱七的皇太后还坐于位

上忽然說已進寢宮去了不許我回奏一言
這倒真乜事可疑　不知就裡有何机　幸兮水墨延容易　我只好　早回俱當早脫离　麗娟聰思亮可奈　耽隨着　奉萱闈躋入仙居

話說那位皇太后是最愛清凉畏炎熱的一到了三伏之期就每常要園亭避暑以巳天子依隨母意就在那万寿宫近边左石開了一个明月池明月池中就了一座清風閣

那閣犹如一囲船　兩頭做宝石欄杆　週廻臨水消煩暑　前后開窓絶午炎　又是那　翠幔遮阴干樹柳

又是那　紅衣柳露滿池蓮　真妙景　最佳兒　太后
乘涼意所欢　当下明堂行到了　内侍們　向前一指
就問言
阿鄰相爷尔看那就是太后外已的清風閣了可有些
景致么
隔橋問听一李聯　果然那　皇宮佳景實瀟洲　紅蕖
G　迎荷映岸香初發　碧澄已　水影澄尺靜不流
上边是　傑閣風消三伏暑　下边是　平池月滿一輪
秋　迴欄處　綠楊陰裡遊朱艦　近边是　青草叢中
見白鷗　好景无边真秀麗　上了那　長桥一道接幽

頭

話說龐丞相且覷且走已隨着那衆內侍進了清風閣中那頭一間是沒有什麼鋪說的止不過雕梁畫棟已氣象繁華石榻雲屏風光滿影

一臨第一者中艙　那裡边　艙設置已不比常　雲母榻安傍首側　水晶屏隔裡間房　書櫃外　連朋椰樹遮分影　胆瓶中　並帶荷花遠撒香　烟氣已　金獸小陳青玉案　亮堂堂　朱櫺大敞碧紗窗　真正是瑶台月殿召光麗　真正是　水府龍宮夏日涼　鄰相一觀心大快　衆內監　齊齊站立候明堂

阿厮大人尔就在这边窗下坐罢又是凉爽又走亮刮

俺們替尔屏開綃帳起罷來

内監言完鹿七然　你頑我耍笑声喧　移玉硯　酒盃泉　白綢鋪開廠住边　拉过一張金角椅　叫了声保和丞相坐中間　少年元宰臨書案　隨即就　迴避身边衆内臣

阿内家們尔等到外面頑七去罷好待我　心靜些兒

一衆官官答應高　丢下了　有的去　蓮花池內尋要頑　有的去　芳草堤边折柳条　一个七　嬉耍遊戲年意頁　一人七　高歌低唱樂心苗　明堂独坐清風

閙遊退子 大衆官宮靜ヒ揣

話説麗丞相打發了衆人出去隨即調開墨水運動神毫用天机眆到之功落文欲風流之手慢ヒ的把觀音大士的姿顔就摩寫描寫出來

少年元宰坐臨欄 屏稍提起閗爐香 靜沉ヒ 玉案斜衣花氣濃 清冷ヒ 紗窓直透水風冷 雕檻外千枝綠柳瀉明珆 画閣下 一面紅蓮拂面香 真个是 上界幽清煩暑絶 真个是 仙居雅静俗缘忘保和丞相心欢悦 提着筆 一ヒ描ヒ一ヒ粧 先画了 云内慈悲救大士 后画 怀中襁褓小兒郎 又

瀛上 善才龍女隨身立 又還了 寶蓋云旛引道行

不用那 潼旌旛幢相點綴 不用那 竹林鸚鵡白鋪

張 辰初起手剛交未 盜明堂 一幅觀音已畫將

新 說應丞相在那水閣中描摹送子觀音一到午牌時

分已領過皇太后賜的一飡御膳了 所以腹中並不饑

餓了 自辰初起手至未刻完工

當下描成觀了觀 早已是 水風吹透墨痕干 无用

粧 不須言 俟可呈於太后前 隨即喚齊諸內侍

收拾了 看這玉硯一全逐 慢說麗們來回命 且把

那 万壽宮中表一番

話說皇太后与中宮在那边等候天子散朝之候也
坐輦往万寿宮來
一開麗相甲牢箋　急得个　万慮千愁在滿胸　不住
的　风目微凝眺顿ㄈ　不住的　龙眉緊鎖皺重ㄈ
无笑話　少欢容　只是呆ㄈ坐椅中　皇甫外ㄈ相請
問　假辦爲　别方莫早掛心中　朝廷正在愁煩处
忽报声　麗相明堂方成工
啟太后外ㄈ得知麗相画仔覌音特在宮回覆
許啟奏在深廊　天子龙心更着忙　太后外ㄈ開笑
說了声　快宣丞相丽明堂

既守宮內侍就傳太后的懿旨召到丞相伊到簾前

領旨

守門內監應聲跪　就把那　懿旨飛傳喊得高　到不

覓　羅相一聞要召見　又𢊁又駭又心焦

既且住既然已酉好觀首何必得要重亲召見也罷我

領過了御懸總要進去謝恩的且到那簾前看是如何

光景

𣂊堂想要放開懷　疑路朝靴上了階　先把酉圖傳進

入　然后又　抱拖玉佩跪塵埃

一啓太后娘娘的圣駕臣麗君玉要候命來官了謝天恩腸

勝
送子觀音已凹成　恭賀我　上宮太后得皇孫　指日
里　前星象現照陽展　指日里　少海国沾文武臣
逍勝之歡非遠矣　皇太后　慈顏一寿享遐齡　明堂
言乞三稽首　裡面的　聖母外〻大喜歡
阿唷妙阿多謝夫卿的好話
你且消停半半边　待我把　凹圖看过再傳言　觀音
孫係如其好　本太后　元要辦拢賞一番　裡面說完
時賜坐　聯下的　昭容女子叫行茶
阿覺丞相方若的圣孫也在這边

少年秀才一聞听 慌忙的 整袍行禮跪在塵 宫内
朝廷忙將手擺 叫了声 先生免禮快平身 外边丞相
分將坐 皇太后 展卷忙臨觀世音 但見那 兩名
宫女一拉開 現出觀音菩薩來 慧眼含神明法界
慈悲求秀絶塵埃 羅袖初立 駕雲來 斜抱娃娃一小
孩 真正是 美玉明珠無價宝 真正是 龍情鳳目
不凡胎 又画着 捧瓶在手後龍女 又画着 合掌
当胸小善才 描得那 鳳目娥眉真個俏 描得那
烟云两脚甚奇哉 精有法 妙無偕 壓倒丹青第一
才 太后看完閣上休 口稱畫得 春風滿面笑顏開

阿哨妙阿真乜画得好画得妙只你抱的小孩兒不但
手姿秀麗俏且宛有几分相似官家的阿君王不过來
看乜真乜是我的小王孫了
天子開呼開笑顔　就同着　昭陽皇后一看观　唯画
上　看圖中　大蒼祈功登鄰度　国母外乜惧怪急
就催太后莫遲延
阿太后外乜早些見賞他酒吃要
太后含欢應了声　一边收画瑞况吟　催决断　書詔
停　迭事如今怎样了　官家是　愈内思防相会出
皇娘姆　心中務要試分明　將依夫子偏私愿　送了

昭陽拜見情　如若竟可皇媳好　求你我　亲生之子
亦心疼　從那个　順誰人　這到真正沒处分
唉罷了那忠孝王臥病在床单等着這番消息
我既應承作主張　沒有个　今朝故差麗明堂　三杯
玉酒終須賜　依不得　自己亲生在位皇
、呸我想那酈丞相若果是忠孝王原聘到是的才容双
絕的碧欽智勇兩全的女子了
這亦真乜蓋世无　那里有　当朝宰相是姣娥　別猜
好事休提了　就若這　一幅花容也着魔
阿哨真乜是可愛那麗丞相如若果非男子我就把他

承繼了當个女兒
由在身边伴兩天　他匕的　看他几日好容顔　那时
再若难相捨　索性把　駙馬招將進里边
阿啃妙呀我太后又无公主只生得一个鉊王若把丞
相繼作螟蛉那倒是極好的事情了还有什么狐疑不
決
太后外匕一想完　只喜得　慈眉大放聖心欢　開口
笑　動欢顔　收起观音把命傳
阿行走的宫官們何在你等到御厨房速匕傳旨着他
們整治几色餚饌并要擺設几个茶食果一个小匕宴

兒謝勞保和學士　領旨

官家荅應急忙跪　直向天廚去示知　麗相一聞呼偹

席　忙忙的　紫袍拖地跪相辞

阿太后外外在上微臣的疾病初痊不能飲酒菜叨賞

宴心領天恩了

麗相言完跪　元天子　滿心疼惜裡边帮　呼圣母

吁外外　丞实明堂病治康　但起之人无氣力　若遇

着　隔年好酒更难当　不如今日休相强　且待他

大健些兒再賜將

阿母后呀這酒並非好物呀

不但名美怕襄才　併月那　古來还有醉亾人　保和
酒量屋然好　他現在　病体初痊力不勝　如君有些
差失处　就害了　少年才幹我朝庭　君王言乞准眉
皺　老太后　回首低七問一声
阿皇媳妇尔听見官家說么酒是会醉死人的
罷相而今病乍康　难道竟　放心賜彼兩三杯　平常
水酒完犹可　这又是　新與南藁出外邦　縱者尚然
能醉倒　而況且　病身初起罷明堂　神未與　氣完
傷　一飯三杯怎樣当　这件事情我到惧　中宮尔
自家忖度自思量　仁慈圣毋言于此　皇甫后　暮驚

道声道不妨

阿圣母外白放心这件事不須多慮

古时虽有醉亾人　那个是　狂飲豪呼几斗吞　近代量深男女輩　止不过　一人吃上数㭍斤　焉損命豈傷身　醉亦无非睡片辰　若説玉紅春利害　溫妃是　已經吃过第三杯

阿太后外白不妨賜酒这件事有臣媳躭当

國母言完不肯從　務必要　玉紅新酒賜三鍾　仁慈太后难相拂　只得又　隔着珠簾呼宰公

阿麗丞相不説疾病初痊而不能飲酒広这也本該准

奏但是要尔辛々苦々的困了這次半日难道本太后

苑不賞劳々々也罢本太后亦不叫尔多飲就叫了瑚

酒三杯罷

那是宫中製造成　色紅味美長精神　美卿漸起身虽

弱　保該等　甜酒三杯也好吞

阿宫官过來覓尔相困好了観音大士圣佛再没有不

謝芳的可抬过桌兒設張交椅摆在院内的幔帳下叫

罷保和坐飲三杯是　領旨

宫官答應不遲挨　乱々烘々下玉堦　有几个　取次

上前先設椅　有几个　招呼大東共調排　忙打点

急鋪排 設坐完時請相爺 年少三公辭不脫 只得个 謝恩三叩下庭堦

話說麗丞相初意是原欲堅辭的此刻見皇太后一片殷勤更內侍已排桌椅況且只賜得三杯甜酒有什麽不吃下去

当时跪謝在深廊 說了句 拜謝天恩賜酒觴 太后中宮都喜悅 悶坏了 憐才愛貌小君王 愁滿面氣填胸 口不開來眉不揚 看已邵陽心更惱 一抬身 自家移步出廻廊

阿宮官們敢擋朕到簷下去納涼

開綉簾　勁珠簾　年少君王步出簷　一看保和消了
氣　就对着　明堂之位坐東边
話說元天子心内愁煩瞧着昭阳皇后就叫内侍們端
了一張龍椅坐着看鄰明堂
撇不開　一則幽風納晚涼　二來要看鄰明堂　只爲
是　奇才異品風流客　觀不足　似玉如花俊俏郎
当下坐于龍椅上　斜对着　保和亭上好端詳　心好
悦　氣始降　离了中宫皇后傍　天子于时簾外坐
屏张相　三呼万岁領觴觴　但見那　桌椅調開擺酒
筵　鋪設在　幔天帳下粉牆边　花簇簇　佳餚美味

排諸色　舖團匕　異菓珍饈列几盆　賸沈匕　槐樹影遮千萬里　香馥匕　蓮花風起曲池边　直正是上宮雅麗應俱絕　真正見　閒花清涼暑亦消　麗相看完將入座　閃过了　扤平把盞兩宫官
阿麗丞相此酒是皇太后御賜的頭杯
麗相忙接住觴　款踏朝靴登玉路　斜横象笏跪宫廊　拾紫袖　捧瑶觴　再拜三呼先謝將
阿太后外匕在上微臣謝恩
明堂言乞伏廊前　左右昭容免代傳　麗相退行归坐位　看一看　杯中御酒好奇然　但見那　一盞瓊漿

琥珀紅　誰撫飲過誰無逢　香如馥馥幽蘭淡　色似
盈盈琥珀濃　又不像　竹葉香醪深碧帶　又不像
梨花春釀發疑紅　名未識　品難管　不曉如何製造
紅　應相一現心暗冥　飲了口　甘甜立刻到絳唇
話說應來相猜疑著不知何酒就輕輕的飲了一口下
去瑯口酒真堪与鬱金香无二
一入唇时氣味長　甜如蜂蜜膩如漿　无俗味　有清
香　沁透心家錦繡腸　那里像　村市梨花如竹葉
分明是　仙宮玉液与瓊漿　真美味　果奇方　但覺
香而不甜剛　應相一吞微啟　暗暗的　說声真正

大沉妨

呀原來是這樣的甜酒難道我竟怕吃醉了不成

休說惟吞三兩杯　就便是　百杯快飲有何妨　真放意　穩寬腸　御賜三杯供可當　如此甘甜芳美酒可有甚　還防沉醉露行藏　明堂想要丟開處　一盞杯　高擎起眉覓自崇　天子坐中廳下見　只愁得君疏曠惱恨昭陽

阿喃罷了上已這都是中宮不好

太后仁慈已認從　原不欲　適才教走小三公　俱管皇甫廢后　立通宵　聖母外已賜玉紅　此刻明堂

吞了酒　眼兒得　脫離金看長耳中

阿聰陽阿昭陽可曉得你若害了我的元宰朕就不顧

什么君妻了

天子心中怒忿然　坐在那　開龍那椅手推冠　这边

麗相吞完酒　又閃过　把蓋盞平兩內官　將一个

高捧玉杯容滿笑　那一个　滿傾仙露前含歡　斟酒

罷　抱平言　堆着春風叫宰公

阿麗丞相飲酒这皇太后御賜的次杯

明堂接酒說天恩　一盞瓊瓶復又吞　紫袖捧杯舒玉

手　瓊漿滴露入朱唇　未知其　性偏饞覺遲后發

又嫌那　酒太甘甜發不精　一盞飲完交二盞　二杯
吃过到三杯　左边是　錦袍內監忙忙獻　右边是
玉带宫官滿滿斟　東扯平來西扯盞　又遞上　玉紅
春酒第三巡　少年无学无知識　他竟是　看看掛肘
接着吞　一刻飲完离坐位　踱在那　珍珠簾下要辭
行

阿太后　外外在上　微臣謝宴叩辭

雁相言完俯在廊　京動了　慈悲太后老外外　觀仔
細　看端詳　只見明堂略回廊　醉態未生还謹慎
像容不乱尚安祥　牙笏舉　紫袍揚　俯伏簾前叩首

行　正欲放而难以放　只得个　低低回首問昭陽

阿監媳婦你看麗丞相就刑責了

此刻觀音已画成　有何方法可相凶　玉紅酒性遲难

法　怎么得　教住明堂在裡頭　我到有些难要决

皇婦兒　自家前去怎籌謀　昭陽国母聞听説　笑了

笑　太后奶奶不必愁

阿圣母老奶奶不消愁慮這件事有什么难為

只用直將懿旨傳　叫他且慢出宮門　观音圣佛虽描

好　再須得　題首新詩在上边　待得做完和宜畢

麗丞相　自然酒性也难安　那时醉後扶回寝　就驗

出 真正情形女共男 如若此时相放失 倒徒然

舖谋设计许多天 无别话 说些言 只有今朝试一

番 国母说完低了首 皇太后、应声极是就传宣

阿保和丞相尔既坐过了三杯本太后也不相强

但是如今有件事 还得尔 在宫躭搁片时辰 适才

所题观音作 原本是 水墨风流妙入神 如君再题

诗一首 更觉得 佳章敛据两清新 不知卿有心思

否 再在上 题首诗篇作个名 太后外匕篇内語

悶坏了 成宗皇帝少年君、 答应当然 頭含頭、 一皺

龙眉接口云

駭老外已將就與龍保宥的擺他作甚　怎生
龐相間所內外言　心中不覓婚爲难　何以处　負將天子
致　送到叫人没兩全　依了上官懿旨命　只好題詩慢上完　龐相
坐心憐　須忖度　要詳參
其时无可奈　只得个　跪称遵旨在廊前　上官太后
簾中見　慌忙叫　內外諸人代降宣
阿官官們傳旨就叫龐丞相在幔天帳之下　求太后面
前題　首新詩於观音大士画上
不論多來只論佳　就便是　一聯絕句也由他　題完
送子观音后　我立命　当值宫官送到家　太后一声

傳諭畢　麗丞相　於時只待展才華

話說麗明堂難違懿旨免不得又要題詩就叫內侍們取過文房四寶來自已依然归坐

風流元宰不能辭　当下就　拂硯提毫要試詩　磨得墨濃箋鋪已　擬成前就喜孜孜　凭御案　紫毫輕展圈金幅　显文才　玉手提將筆一枝　頃刻間　錦繡胸中想妙句　登时　观首依側寫烏絲　无擬想不沉思　已欲將完一首詩　那曉寫完三五句　腹內的　五紅酒發大难支

話說孟丞相进飲三盞玉紅春酒初时原不覚有甚酒

意一到題寫詩看的財節說瀬七發作起來
少年元爭失隄防　酒性行佣覓真當　傾刻間　倆來
錢樻双淡上　發財興　桃花江遂兩隱傍　只資得
心迷意乱无分曉　只覺得　地轉天旋没主張　坐着
財　王体莛壺嬭懋聯　涨來財　吞笑说錢俗难揚
无可奈　不能当　一霎之間醉異常　年少三公顔色
变　急了个　心中大乱大京惶
阿呀真乜奇絶了我只吃得三杯甜酒怎么大醉得这
様昏沉了
想必精神未復原　故而一飲軟如綿　真怪事　实奇

然　我到從无俾這番

阿唷怎生是好

早出宮門到也休　偏匕太后又相留　此時醉得昏沉

了　怎么在　大士圖中下筆頭

阿唷真匕可厭就題上一首絕句罷了偏又做起律詩

來

此刻昏匕歟欲眠　一枝豆　就如地轉与天旋　難下

筆　怎宗備　胡亂揮匕又不堪　這件事情难怪我

倒弄得　進前退後兩非安

阿唷罷了事到其間也說不得寫完這八句詩再处

明望府下好彷徨　手又酸麻心又慌　落筆只圖盤弓快　飛書不須短和長　題句匕　寫行匕　御盤淋漓染絹香　頃刻錄完詩一首　遂着內　兆推交椅上迴廊　這一边　保和帶酒直稱醉　那一边　天子觀瞧好不慌　看着他　柳葉眉边低粉黛　看着他　桃花面上透紅芳　龍意急　李心慌　又見怜來又是傷　正在万分愁處处　雁相是　已經復命寫完章　只見他　一枚尖毫立起來　支持不住怕丌階　就尤如臨風玉樹斜难立　就尤如　帶雨嬌花睡未開　只醉得　白面泛紅顏色靡　只醉得　烏紗半側帽簷歪

行媄退　駭还抶　九重高堦上不來　天子一观心痛
情　叫了声　宫官快送罷三台
阿內侍們不看罷丞相已是醉了那里还上得堦來快
七相送他出宫回月府弟
朝廷圣肯一声傳　倒把位　相国明堂大喜欢　招展
紫袍光進礼　飛陽𣸣塌急相辭　斜抱笏　半低冠
闌兩高𣇅欲退还　大肩一闘心内急　慌忙在　珍珠
簾裡叫遲延
阿麗丞相目慢不既然已經沉醉就不回得家中了
此刻𢎥盾路上遊　你若然　半途嘔吐到难然　休佐

急 忽心焦 任我宮中且歇少 待等遲匕消了酒 那時再去歸家內 何不妙 豈非高 又免辛勤又免勞 如若此時乘醉了 怎禁得 轎中顛動攪腸

阿官官們何在就此引麗丞相到清風閣內偃息片時再緩匕的送他回去

上宮太后一聲傳 走下了 老少排班二內官 這一个 款步當先引導他 那一个 傍身在側就相挽 傳聖諭 述金言 說是休回且少眠 麗相時間沉醉極 想了想 酩酊實在不能還

阿真匕好笑再不想病一場酒量竟這般不濟

三杯甜酒尚难当　醉得來如此昏沉沒主張　平日
豪吞和快飲　也何曾　有些意乱与心慌　今朝吃得
三杯酒　就醉得　地轉天旋辞止忩　此刻君然回去
罷　果然在　半途嘔吐怎生忩
咳况当從宮出去還有多少程路
走到東華門外边　才能殼　家人侍候上馬軒　此时
醉到昏迷樣　怎庅還　出得千門万戶門　這是不能
行走者　除非到　暖風閣内去眠乜
咳此刻实在难于行了　免不得遲乜再处
明堂时下沒調停　只得就　免强支持謝了恩　那一

边　甄相隨將監使去　这一边　宣官接着囫圇賬
朝裡走　入官行　太后之前要献明　天子一覌心呼
住　先生在　閣淮椅上看詩文　只見那　一首佳章
囫上題　竟是个　七言八句整齐匕　詞苑雅　墨淋
漓　一段風流筆法奇　年少君王呼口氣　皺着眉
斜凭淮椅咏低匕

詩　悟徹禪机一念真　便從極樂轉金輪
香花散玉登尼岸　慧雨飛天度世人
南海伽藍曾寄跡　中朝水陸近傳神
曰　只緣解識合鉛蕙　遂躡慈云踏上麟

天子吟完笑起來　說了声　係和真正是書獃　題聯
絕何何妨得　務必要　七律全完做出來　此刻自家
就攔了　何如得　生匕等到酒行開
咳也叫做明鏡容易躲暗箭最難防任他也不知有這
好人算計
朝廷說着歡喜頂　低匕把　皇甫外匕驕了声　国壓
裡边作不覓　怎覓得　明堂可試他欢欣　上宮太后
懸顏悅　敢進那　西上新詩可了巡　唱来一声收句
好　我今年　必然大喜得皇孫
阿官宮們就着把這幅送了現賞好匕的收拾了得錦

候十九日上香時再請出來懸掛

來絡香煙嗬聲然　手捧着　大士寶圖轉步行　太后

慈笑无可奈　强不得　君王惱怒要差人

阿都衣兒過來尔此刻就往清風閣去等着壁

雁相明堂已莅般　料來此刻即颺然　休錯惧　勿遲

延　早匕先臨水閣边　待候保和紐颺然　好就把

双匕脫下湘观匕　上官太后可喻哉　都衣兒　踴躍

欢乎眺出班

是匕是謹遵懿旨就此即往清風閣中去了

宮女蒼兒走似飛　皇甫后　慌忙再傳說低匕　休偏

促　娶婆宜　作事務当机密謹　不可大呼和小叫
走漏了　脫輒消息到成虞
阿都官女尔只怕孤掌難鳴一个人不能行事我再着
昭阳的緣女畲瑞英同你去罢
一則人多意不慌　一來也好側边帮　尔若独自前行
去　只恐怕　脫不成來看出欸
阿畲瑞英近來尔与都表兒　会前去
外上嘱咐裙釵女　畲氏宫人跪下來　答應一声遵吩
命　就同着　監巾宫女出高墻　这边皇后朝廷等
那时邓　水閣之中信息來　天子是　只怕报声兼想

亭　娘匕是　但求說句異樣叙　同賺匕　共呆匕
匕樣愁心与掛怀　太后意中无甚事　卖指望　為做
公主務英才　于駙都在專心等　但不知　还是男兒
是女孩　权慢講　太后　明宮內侍　也休提　羨兒
苗氏閑中來　都按下　尽丢開　且表風流龐相台
話說龐丞相謝了太后就隨着引道的內監一經又向
清風閣而來
步履伶仃好不难　几回退匕又前匕　紫雰經遶紅
廊　帶醉如登万疊山　佳兩步來行兩步　一抬頭
方才盼到御樓前　心大醉　足亦酸　不覺呼声路好

裡

引路宮官忙請進　手点着　半边云母帳床前

呵鄉大人你看这就是太后娘々的納涼所在現放着

云母帳床平鋪着　御賜筵

小要眠片睡一回　俺們兩　这边陪　消亭酒醒抬身

起　再奏上　太后娘々送你归

阿蹇丞相睡々哭睡々哭眞々这樣拘束了

内傳言还分兩傍　相推着　風流元宰上涼床　明堂

実在思安寢　只得个　就势和衣一倒將　起初时

原欲眠々隨即走　次后来　誰知漸々越难当　心失

算　意疎防　一霎爾然竟睡將　麗相这边交上睡

閃進了　藍巾彩袖好紅妝

話說這都裴兒苗瑞英奉了太后外匕中宮國母的懿旨兩個人走到清風閣中隱着身兒在外間湘簾半边窺探

一見明堂已合睛　喜了个　眷風滿面笑盈匕　忙欵步　挑着簾兒向裡行　一看兩名宮監在　忙匕摇手話輕匕

阿尔們走罢有俺姊妹在此

快些前去歇外匕　不許在　水閣之中左右張　如若偷窺卸粉看　奏聞了　中宮國母尔遭殃　藍巾女子

吉笑笑　兩內侍　答應連声俏乜行　那一边　藍使

去回皇太后　这一边　宫娥來看麗明堂　观仔細

看端詳　不覺魂飛魄也揚　只見那　年少流郎小相

台　涼床側臥俏身才　蛾眉淺黛眉初展　鳳合長衲

眼不開　最堪憐　金幞烏紗斜粉頷　真可愛　紫罗

蟒袖掩紅腮　就犹如　風流玉樹云边椅　真好似

艷麗嬌花露下開　看到心中飄蕩处　瘋魔了　藍巾

彩袖二裙釵

話說那兩名宫女一个是二十一步一个是十五步

都在当婚合家年　苦只苦　一朝選入后宫中　雖然

是　錦衣玉食身安康　却到是　楚雨巫云意掛牢
天子風流出只少　那能彀　蓋遍渾衆紅顔　因而
多是含愁者　没有个　月下灯前不泪漣　当下一观
年少相　只丟得　香魂飛到九重天　都羨兒　春心
大動芳懷內　甜瑞英　情火微升粉頰边　这一个
悄ヒ說芳容品格　那一个　低ヒ贊何好容顔　同細
看　共观呆　尔也誇來我也恰　堪ヒ要　口貼紅腮
柔玉面　堪ヒ要　手拉柴袖捲春尖　情脉ヒ　意綿
ヒ　恨不挨身上榻間　都氏宮人观看罷　就向那
瑞英耳畔情声言

阿苗妹子看也无益尔動我手起來

年小宮娥說不差　姐々尔　还須耳畔叫声他　保和

宰上如无應　我們再　動手斉々朝子拉　都氏我兒

言道是　隨即就　低々相呼对桃花

阿麗保麗丞相尔好睡呀開々服兒哭

連叫三声竟不應　喜得个　藍巾宮女笑盈々　心内

悦　面含春　催促傍边苗瑞英

阿苗妹子苗妹子尔看麗丞相已是睡熟的了俺如兒

們就此動手

宮娥言說笑嘻々　一挽衫稍要脫靴　苗氏瑞英年紀

小々止不住　心慌胆怯乃魂飛　才進步　又側身
戰々兢々手怕提　都是羞貌覰着笑　吽了口々罵声
没用小東西　真懞懂　实痴呆　沉醉之人这怕伊
阿苗妹子尔若惧怕呢尔自回宫去便了这件事我一
人会办少停得了喜信也可不許尔报功
羞見言乞笑含腮　先就弯腰脱起来　甜女傍覌也動
手　也只怕　上前帮助莫遲捱　伸手近　扯袍開
要試那掌麗相台　这一个　欵々揭開衣服起　那一
个　軽々脫下早靴来　齊脫落　共拉開　低首躺々
倒發呆　只見那　双脚俱皆有襪穿　新簇々　白綾

行底錦沿边　非綾羅　凈金蓮　光景分明是个男
苗氏瑞英紅了臉　羞得个　一丟鞋子閃傍边
呀咋都姐々不要看了他是一个真々的男子
宮女言完要轉身　都羡兒　慌忙扯住叫俏停　休大
驚　莫擔心　要驗須当看个明　既已把　粉底皁靴
都脫下　索性將　錦边綾襪再褪騰　观仔細　看分
明　也好回宮去覆闘　如若匆々无撿点　罷丞相
果然是女[illegible]生云
阿苗妹子尔不要害羞我合尔再脫下他的襪來看々
都是宮娥說罢言　苗瑞英　回身只得到床前　微帶

笑　半含羞　款匕輕匕褪襪兒　只那見　一脫開時

漸有形　显露出　白綾裹住纏層匕　就猶如　金蓮

在水花无出　真好似　玉笋埋塵指未伸　鄰氏美兒

現在此　只喜得　眉前臉笑叫吉連

哪匕匕苗妹子苗妹子不看有些意思了

年少宮娥蓉應連　这边一隻也奇然　这是女　之非

男　故此重匕裹脚纏　鹿相若然乾道体　再没有

靴中完用白綾捺　无甚說　没他言　快匕拉開看个

宗　相因明堂如此貌　这裡边　多應是对小金蓮

宮娥說着忻匕喜　兩个人　要試重将鹿相兒　但見

那　年少三公卧榻中　犹如昏单一般同　双痕秋水
挤中合　两朵桃花頰上紅　声寂々　呼唤无聞心醉
酒　睡沉々　身子不動袖遮容　由擺佈　任追窮
他只酣然在夢中　宫女一观真腼然　兩个人　越加
胆壮与心雄　言悄々　笑濃々　扯一重时看一重
只見那　裂脚重々扯不完　白綾裂又散床前　六七
轉　已观嫩玉衍将笋　十餘存　漸看嫩紅透出蓮
抽到求后綾尽了　喜欢杀　鬆巾形袖两婵娟　但見
那　白綾裹脚一抽開　露出　兩点猩紅小綉鞋
口上是　月白銷边金線壓　尖土是　明珠攢簇細針

排 玲瓏 不沾塵 三寸逐菜兩隻鞋 宮女一般
如此狀 只喜得 眾官難合口張開
　話說那鄭丞相這兩隻繡履並不是初出門穿的了
他已男粧多少年 那鞋兒 早皆走破不堪穿 麽來
所着夫人做 已換過 前后相逢六七番 只因他
赴闕趕朝行得緊 只因他 粧男要女走來抶 這双
脚上紅鞋子 尚穿的 簇簇湯湯沒几天 當下宮娥
相會出 麗丞相 多年隱跡一朝指
　話說那二名宮女脫出了只對紅鞋子只喜得眼笑眉
　開各人接着一隻小鞋兒來看

藍巾宮女好京訝　只愛得　手撚鞋尖喫着牙　看々
明堂窓帶笑　瞧々繡履羨深花　恐防京醒風流相
不敢高声悄地說
阿唷々希奇呀希奇呀麗丞相竟是个女子真正不差
一点々小脚
瑞珠妹子你瞧々　雖為他　偏底穿靴站得牢　這对
紅鞋真要杀　竟完比　中宮国母小分毫
阿唷妹子菡妹子此刻已試个明白我們脫了他的鞋
子去報皇娘
好教娘々欢一欢　有了这　紅鞋為証信真言　休混

亂　真遲延　快〻俏悄〻兜　都女說延先動手
苗瑞英　又京又喜喜蘸　伸玉手　把金蓮　款〻
輕〻搶着央　一總掇掇下班　蓮延有　睡鞋兩隻
裡边穿　只見那　內襯鞋兒分外俏　無非二寸六分
零　尖細〻　瘦伶〻　敕底行成碎錦文　面上是
五色彩綠花瑣口　裡边是　四方絲緞小提跟　真奇
愛　實堪欣　兩隻金蓮妙絕人　都是美兒苗求女
覌到此　真〻又是一番京
阿哨希奇呀外罗着寸欠三分五子巳是小的緊極了
恁底完有二寸零六分的睡鞋穩在裡边

燃亦莫ゝ盖世無　那裡有　臉中若臉裏綾羅　兩層
雖千秋如此　天下的　小脚真扭捏保和　宮女說完
齊讚ゝ　都美兒　回頭就把瑞英呼
阿哥妹子你咪就在这边守保和公我呢金着這雖
手牽萬壽宮報喜去
这樣調停高不高　省得你　一來一往又勤勞　瑞英
所説低頭想　笑了笑　務要兩行乱扭股　都交不由
他作主　奪过来　搖巾舖摺就飛跑　这一边　美兒
报喜忽忙走　那一边　苗女無何只得賺　未曉通知
言甚語　且聽十七卷中描　前後本　雖然筆墨功夫

久遣一番　越發幾綳月日進　趣踊時　考卓緣生總兩好　收尾時　杏花滿路已春消　良可嘆　卑堪誇　流水光陰難復動　別緒離情收拾去　我且得詞登一十潤新毫